

新 中 學 文 庫

國 父 家 世 源 流 考

羅 香 林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國父家世源流攷

張彥著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上海初版
三版

(字字通報紙)

國父家世源流考一冊

定價 國幣 貳 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羅 香 林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翻 印 權 所 有 *
* 必 究 *

載德亦世

蔣中正

國父家世源流考序

國父家世源流考，國立中山大學教授羅君香林所撰述也。羅君深治史學，探究國父家世源流，且十年矣。所闡發，皆明確。或有以譜乘世系，多侈言祖先華寵，不足深究而幾研之者，是不知世系研究有其重要意義與嚴密法則也。

周官，小史，奠世繫，辨昭穆。中土重視家世研究，由來久矣。此蓋以纂述世系，辨識考妣，則於先人之盛衰消長，與其氣宇魄力，皆可究其真際，明其傳襲。而就其先人適以生存演進之美質，勉自奮勵，爲之發揚光大，則其爲益於人羣社會，必愈進愈增。而總集人民譜乘，爲之歸納，則大之足以闡揚全民族氣宇魄力剛柔強弱之由來，小之足爲闡明優生遺傳諸學之取證，與撰述人物專史之參稽也。社會組織，家族制度，雖因時漸改，彌進彌易；然生民之所由延續，要不離乎男女居室，種人之所由演進，要不離乎世代層疊。昭穆之辨，世繫之紀，雖形式有時而易，而其功能固歷萬世不悖也。則世系研究，顧可忽哉！

抑就人羣學術思想與習俗性格之淵源探討言之，世系研究，亦有不可忽者。蓋家世素習，雖與生理傳襲無關，然歷代相承，足爲生民教育之助，而每以影響生民性格，由生民性格，又以影響其人學術思想。故學術思想之探討，溯本窮源，亦賴譜系研究。昔人纂修譜乘，雖未必盡述其族世傳習俗，然必記其祖宗居址與婚配。就其祖宗居址與所婚配女系，證以其他資料，探其接觸外緣，必能明其習俗，以究其性格所由構成之底蘊，更以其人性格，與其所歷教育經驗，尋其學術思想淵源，則雖未必命中，相去顧不遠矣。而譜乘所述先人家風世德，亦有足使其子孫感發興起者。故世系研究，小之可明一族一家存歿人物之性格與學術思想之始基，大之可爲綜合歸納，以尋求全民之思維傳襲。其關係，不綦重耶！

世系研究之法，始於資料蒐討，而終於事蹟闡揚。資料蒐討，雖爲類繁曠，神而明之，無在而不資參考。然大要以家世譜乘，祠宇木主，墓志碑刻，家世口碑，國史方志，私家著述爲主。家世譜乘，雖誇飾傳會，往

往而有，然所述歷代居址，與其遷移轉徙之迹，及晚近世系昭穆，與人口消長，婚姻姓氏，固無僞也。善爲考訂，必能於其家世演進之真際，有所闡發。而祠宇木主，與譜牒相輔爲用，可資互證。墓志碑刻，則於其入德業事功及當地觀感有關，亦足資闡發。而家世口碑，則更以補助文字記錄所不足，民族意識，每賴之傳遞，故爲學人所並重。而國史方志，則每並載先民世系資料，取用亦多。私家著述，則於生民得失之經，每多窮源竟委之論，亦治世系源流之學者所不可廢。特校考疏證，提要鉤沉，爲不易耳。

若就所獲資料，以之闡揚與家世有關之事蹟，則其方法之嚴，爲證之廣，更有不可忽者。如以所考定資料，攝其所載世次丁口與居地，及所婚配之姓氏里居，爲之統計，以究其時間演進，空間播盪，則其盈虛消長之迹，必可盡明。如復以所考資料，就其歷代遷移事蹟，與其學術道藝，聲聞志節，職業生計，爲之綜合分析，究其人文演進，精神傳襲，環境影響，則其盛衰興替之迹，亦可盡明。若復就其盈虛消長，盛衰興替之迹，而更以分析比較，以明其因果關係，其爲益且更溥也。此就世系已明晰者而言之也。至其幾經兵燹，譜乘散佚，或轉徙他鄉，原籍扞隔，舊譜未見。則其研究之法，又當先爲建立假設，旁徵博引，尋求實證。或分別調查，以爲闡發。其艱鉅，抑又甚焉。此爲世系研究之個別法則，若綜合個別研究成果，而更爲比證歸納，則全民族盈虛消長，盛衰興替之所由所屆，亦思過半矣。故謂世系研究無其學術功能者，直自愚耳，非知言也。

羅君此書，於資料蒐討，事蹟闡發，皆慘淡經營，成之匪易，貢獻實鉅。蓋卽所謂世系研究有其明效大驗之實證也。惟余尙欲有所言者，羅君所考，自國父上世入粵始祖以還，誠賅矣備矣，然自晚唐以至趙宋，其各代名諱事蹟，與自贛遷閩經過，則第條列大體，未遑詳述。斯固資料不備，有以致之，而閩贛之仍須調查，以別爲一書，亦至明焉。抑國父以外，海內豪俊，相與追隨效命，以助成革命建國大業者，其家世源流，亦須綜爲考述。以羅君之史學才識，而能勉不輟，吾知其必繼此更有述作也。

羅君以此書乞余點讀，余佩其勤篤，因略論世系研究之意義與方法如此。若其所已闡發，則此書具在，不復贅焉。是爲序。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五日，孫科序。

國父家世源流考序

中華民國建立之十二年，總理鑑於時勢演進，不能無最高學府，以研究三民主義，領導學術思想，培植青年學子，以使之爲民族國家，拯衰起弊，效死不移，因命魯就廣東各專門學校，籌備廣東大學。越明年正月，大學成立。總理在此時期，親臨演講三民主義。又命魯彙錄本黨史事，纂爲專書。蓋其昭示於革命建國之有賴於大學教育與三民主義學術研究者，至鉅切也。其年冬，總理以判決時局，離粵北上，積年勞瘁，至是疾作。越年三月，於舊京謝世，寰宇震悼。而廣東大學以紀念總理，爰正名曰中山大學。吾黨同志，受總理精神感召，益奮勵以赴。賴總裁引導，遂以統一中國。以三民主義爲凡百庶政設施綱領。而中山大學，由是使命益重。

蓋中國之所由恢張宏偉，雖地大民衆，有以致之，而其能開創獨立邁行之學術文化，以爲人羣社會增進無窮福祉，要爲保世滋大之主因。總理所創之三民主義，以世界大同爲最高理想，以科學研討，與精神修養，爲協和共進，以達成民族民權民生諸問題總解決之樞樞。蓋爲匯合中國學術治化之精華，與世界最前進之科學研究，而爲一交溶互透之開創主義，非墨守陳言，負販時說爲之也。中山大學受命於舉世思想混淆，本黨排難前進之際，有發揚三民主義，以領導世界學術思潮之專責。故其教學首要，貴以三民主義精神，滲透於一切學術研究，以一切滲透三民主義精神之學術研究，使深造而幾極之，以爲實踐主義，發揚主義之依據，先之於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與強盛，終之於人世大同，生存共進。昔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今日之學術研究，則以三民主義一貫之也。啓發睿智，行健不息，拯中國，救世界，咸以此爲指撥，使命之大，責任之鉅，夫人而知焉。

惟是學術研究，首貴分工合作，而三民主義學術之闡揚，尤空前宏業，非少數人可得畢工，故中山大學亦

以鉅責重任，分屬之全校教授學生，冀各以專門造詣，爲闡發基礎，使各盡所能並行不悖。魯與繼任諸校長，悉本此志，相繼於大學設置各科研究所。而歷史乃人類生存演進記錄，爲真理反映，知識府庫，不可或忽，故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較先成立。而本黨史事之闡發，足爲三民主義創立由來與實施明效之印證，故其研究視他處爲早。十八年，魯著中國國民黨史稿成，雖自視憮然，願無別書爲替，遂以同世。又三年，魯再任校長，以廣東爲革命策源地，乃於大學兼修廣東通志。適與寧羅君香林，以調查人種，自舊京南下，因聘之纂修志稿。而羅君由是數往總理故里，謂欲研究總理家世源流。魯聞之喜甚，蓋謂此爲大學同人之責。又二年，羅君受聘講授歷史，英秀朗察，於民生史觀，史學方法，闡發尤富。又數年，值抗倭軍興，大學遷移，文獻零佚，而羅君頌於其間治史學益篤。以勤於蒐討，遂於東江發現總理上世家譯舊本，覃研精思，益以其他資料，以所闡發，撰爲國父家世源流考，於總理上世參與反清義舉，與移殖經過，尤不厭詳備。魯閱之，益欣慰不置。以此爲總理專傳前紀，黨史所不及詳。既幸羅君於大學成書，克盡分工之責，又喜其必續有總理專傳一巨著也。以羅君之勤篤，覘大學之風氣，知全校教授學生，必有以達其使命者，前途開擴，可預期也。

惟是今日中國之學術研究，實有其於國際發揚之使命，而中山大學，尤當致意於此。蓋三民主義，本以世界大同爲幾極，而致世界於大同，尤當先於學術思想爲之推擴。曩者，萬國大學會議，於德國海德堡舉行，魯代表出席，即依此提議改善教育哲學基礎一案，略謂教育目的，在謀人類幸福。而現代教育哲學基礎，因建立於物競天擇與階級鬪爭兩學說上。侵略家認侵略爲其本責，教育家爲侵略家製造劊子手與屠刀，亦認爲天經地義，於是教育愈發達，則劊子手愈多，科學愈昌明，則屠刀愈精，人類不惟無幸福可言，且將日趨消滅。補救之策，端在改造教育哲學基礎，即以仁愛學說，代替物競天擇學說，以互助學說，代替階級鬪爭學說，庶能剷除人類相殘之惡習，確保人類生存之幸福，而漸致於世界大同。聞者動容。總理學術思想之國際發揚，與世界思潮之中國領導，含義至富。而歷史研討，爲其一端，民生史觀，尤足破曲歐史學理則偏弊。羅君深明此

義，誠能以在大學所闡發者，撰爲專書，以宣揚於世，吾知承學之士，必恍然於歷史演進之所由所屆，以知世界大同，生存共進之果可循三民主義而歷階以至也。如此，則與總理家世研究與專傳撰述，相得益彰。羅君其有意乎？吾知其必自知責無旁貸也。

羅君以國父家世源流考，乞魯爲序，魯以其成書於中山大學，因念學校創立之經過，與使命之艱鉅，有於羅君不無興發者，故爲之略弁其端。學術乃不朽盛業，況三民主義學術，更有無限開擴。以羅君之勤篤，若繼此著述日富，教學日溥，則豈徒大學之幸，抑亦國家之幸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七日，鄒魯序於行都之陳家橋寓廬。

國父家世源流考序

國民以吾黨之總理，首立三民主義，創建中華民國，拯救民族，樹立民權，厚裕民生，勞身苦思，以事邦國，至於彌留，猶叮嚀囑咐，勗以奮勵之道。用使感召所及，賢良蔚起。實維總裁，以承以繼，統一國家，萬端經緯，指麾全民，對侵略國抗戰。至於今遂巍然為世界正義人道獨立自由平等之保障。萬聲唱和，崇德報功，因悉尊總理為國父，相與景行仰止，期之歷萬世不衰。而學者引述遺訓，亦悉云國父不以別稱。自有中國以來，國民紀念元勳之尊號，未有如斯之深廣也。

然吾則以為學者之紀念國父，尤當並致力於國父家世源流之研討，不以名號之尊崇為已足也。蓋數典忘祖，固為學者之污，而不知國父之源流所自，則其家世傳襲，無自而明，而其偉大志業之植基所在，亦無由認識。往者余奉命出主粵政，常於暇日，二三人士，討論世事，詢以總理上世源流，多不省悉，即偶有摘取一二曾至總理故里巡禮所見以報告者，亦世次斷續，事蹟未具。嘗以謂學者不欲盡其職責則已，不然，於總理家世源流之闡揚，有不可忽者。比政府已因國民羣意，明令以國父尊事總理，則其家世研究，更與國家功令有關，為義蓋彌重矣。粵人上世，多自中原南徙。國父原籍何地？於何時徙粵？其輾轉遷移，必有與國史演變有關係者。信能蒐集資料，為之窮討極研，明其年代之傳演，究其層疊之遺襲，就其遷移之途程，究其感受之所發，則於國父偉大志業之由來，必有能更洞澈而使人興起者，非徒足以闡揚國父家風世德已也。

然吾又以為學者之紀念國父，亦當並致力於國父畢生歷史之研討，不以克明其世端源流為已足也。蓋國父立承先啓後之偉志，為救國救世界之偉業，百折不撓，屈而愈厲，精神所感，氣機所動，學說所被，昭日月，不足以擬其明，寒乎天地，不足以擬其廣，自非有瑰璋光昌之史才，為之秉筆纂述，實不足副其鉅偉。而環顧今日史家，其能就國父一生史實，網羅放佚，悉索舊文，彙為傳記長編，以備國民參證者，尙無聞

焉。其能就 國父一生大仁大智大勇大德大業，與其日常起居言動，撰爲專門傳記，以備國民普遍誦者，更無聞焉。此則殆由史家謙遜未遑，有以致之。然學術乃天下公器，信能勤於蒐討，慎於考訂，屬辭命意，追述光瑋，則大輅始於樞輪，華袞肇於粗服，必有能勒爲鉅製，以自見於世者。匪唯 國父偉績，永垂不朽，而其書亦由是俱傳也。

然吾復以爲學者之紀念 國父，更當並致力於 國父學術思想之闡發，不以已明 國父一生歷史爲已足也。蓋 國父之所由革命建國，皆以其所首創之三民主義爲樞樞，而三民主義之底蘊與運用，則以 國父全部學術思想爲理則。方今世界學術，已以反侵略戰爭之演進，證明其必以 國父之學說與思想爲指導原則。蓋以西歐近世第重視科學研討與技術訓練，而忽於精神修養，與人世大同，生存共進，諸理想之認取。故其弊也，或流於德意倭等侵略國之窮兵黷武，挾科學與技術以戕賊民生，或流於其他國家之富而不仁，華而不實，智而無勇，終亦難爲人類生存共進之引導。而 國父之學說與思想，則以人世大同，生生不息，爲其哲理體系，與最高鵠的，而其舉科學研究，技術訓練，與精神修養，人格擴展，爲情理雙溶，德智交進，品業共建之途徑，又不致復蹈西歐近世畸形發展之覆轍；故其說如行也，匪特可使民族民權民生諸問題，根本解決，與民族民權民生諸其業，無窮建樹，且可期之爲人世立一永不致以戕賊民生之最優學術，其應爲今日世界學術思潮之指導原則，無待論也。今國人爲文以張三民主義之條貫者多矣，其能以 國父全部學術思想之深究，闡揚其所以領導世界學術思潮之卓義者，則未多見。必如何覃研精思，以闡揚其極則與體系，以爲世界學術墾闢新路，創進新業？斯則尤爲學者之專責也。

抑吾復以爲學者之紀念 國父，益當並以實踐 國父所創立之三民主義，以效忠國家爲幾極，而不以已明 國父學術思想之卓義克以領導世界思潮爲已足也。蓋 國父以世界大同，生存共進爲人類最高鵠的，故其革命運動，始之於中國之全民，終之以世界之人類，而其運用方式，則以民族自由，民權平等，民生樂遂，爲樞樞要領，人而不欲其民族國家之自由平等，不欲其國計民生之強實利樂，斯亦已矣，不然，則於三民主義之躬行

實踐，有不可一日忽者；人而不欲世界躋於大同之境，人類安於生存共進之鄉，則亦已矣，不然，則於三民主義之躬行實踐，亦有不可一日忽者。際此強寇侵陵，肆無忌止，國土淪崩，生民塗炭，凡我國民，尤非實踐三民主義，受政府驅策，竭其智能物力，不足以屏衛民族，維繫民生。而學者之言動，尤爲青年所表率。必如何以三民主義之昭示，爲立業行事之準則？以專門學術研究之深造與心得，貢獻於國家；以助成政府抗戰建國之大業？則尤爲學者之大任也。

興寧羅香林同志，向治史學，熟於民族國家盛衰消長之理，而尤深於本黨史乘，教授於國立中山大學，蓋有年矣。頃以發現 國父上世家譜舊本，爬羅抉究，益以歷年所得資料，錯綜互證，以所闡發，撰爲 國父家世源流考一書，始晚唐孫訓，自河南陳留，以培禦黃巢變亂，遷江西寧都，越五傳有承事公者，復遷福建長汀河田，至明永樂間，有諱友松公者，再遷廣東紫金，是爲國父上世人粵始祖，又十二傳，有諱連昌公者，以連世參與反清義師，兵敗流散，於康熙間自紫金遷居增城，旋再遷中山縣涌口門村，是爲 國父先世遷居中山縣肇祖，又二傳有諱殿朝公者，自涌口門村，遷居翠亨，是爲 國父高祖，蓋自友松公至 國父，已十八代焉。所考得之世系與事蹟，皆明備爲前此所未曉，其發現之多，可敬佩焉。羅同志乞序於余，余以其好學深思，忠貞奮發，嘗謂其必有更爲宏偉之貢獻，故爲略述學者紀念 國父應有之職責歸之，而並以商榷全國學者。倘亦全國學者與羅同志之所心會也夫。是爲序。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吳鐵城序。

國父家世源流考序

羅君香林，考國父家世源流既成書矣。徵序於余，余觀羅君之意，殆非獨遠追周官小史已也；其亦緬懷休烈，不勝高山景行之思，用走訪於故老，親叩詢於闕門耶；抑嚮往彌深，求之古今而罕可比儔，乃不得不推溯譜牒，索解答於先天之秉賦乎。余讀羅君之書，而後知羅君之功力爲不捐也。昔在周初，太王積德累世，而後誕生文武。自契至湯，自湯至於孔子，亦四十五世，而後金聲玉振，集文教之大成；其源遠，其流長，澤及於今，又七十餘世。我總理繼往古之賢聖，創萬世之國基，兼孔子之德言，並湯武之武功，其所得於前人者至厚，蓋不僅一姓一氏之祖宗已也。然而綱公則奮威烈於唐代矣，連昌公父子，則禦外寇於明季矣，終清之二百又五十年，世以耕讀相傳，無一屈身辱志，然後我總理應運而生，亦云偉矣。羅君學有師承，精於勘覈，其貢獻所在，厥爲通排翠亨忠壩之譜。至於連昌連昌之別，當非融父仙宙之比。林氏公館村之傳聞，或已足資佐證。若夫補苴充美，固不妨俟諸他日。質之羅君，倘不以爲謬乎。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吳興陳立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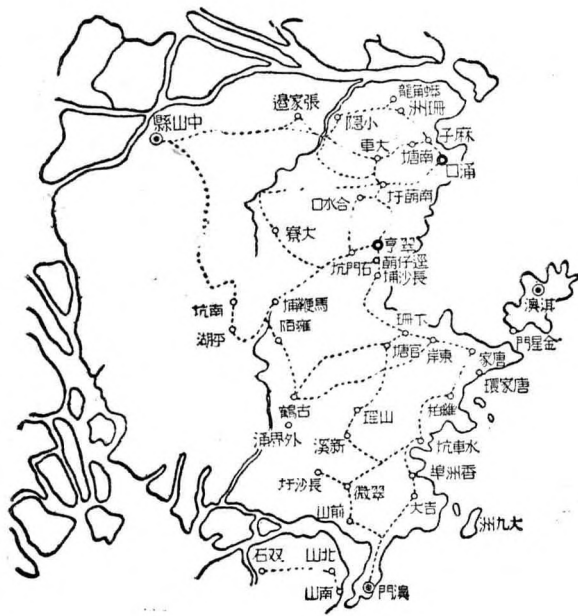


國父上世遷徙地圖

遷徙經過地點及路線

1. 河南陳留縣
 2. 江西鄱陽縣
 3. 福建長汀縣河田
 4. 廣東紫金縣忠興
 5. 廣東增城縣
 6. 廣東中山縣港口門村
 7. 廣東中山縣碧山鄉
- 遷徙路線

中山縣翠亨與涌口門
附近各鄉村圖



內伶仃

目次

總裁題字

孫哲生先生序

鄒海濱先生序

吳鐵城先生序

陳立夫先生序

一 引論

國父家世源流研究之重要

國父家世源流研究之經過

國父上世譜牒舊鈔本之發現

二 近人所述國父上世源出東莞說之非是

國父上世源出東莞說之由來

國父上世源出東莞說之矛盾

國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歿紀念簿之鐵證

國父上世源出東莞說之詭偽

三 國父上世與左埗頭孫氏同源說之非是

九

國父上世與左埗頭孫氏同源說之由來

左埗頭孫氏族譜與國父上世之無涉

常德公爲國父上世入粵始祖說之無據

四 國父上世源出於廣東紫金縣忠壩公館背之證據……………

一一二

國父對林百克所述 Kung Kum 村家廟之地址

Kung Kum 卽紫金忠壩公館背之論據

忠壩孫氏族譜與翠亭故居列祖紀念簿之互證

國父上世曾一度遷居增城之史實

五 紫金忠壩孫氏之源流與遷移背景……………

一六

忠壩孫氏原自江西寧都所輾轉遷至之史實

寧都孫氏原自汴梁陳留所遷至之史實

明末清初紫金鍾丁先之舉義抗清

國父上世之參與抗清義舉

清初粵東東部農民之向沿海移殖

六 清初粵東沿海之遷界復界與國父上世之遷居中山縣……………

二〇

順康間清廷逼迫東南沿海遷界之史實

粵東沿海遷界之經過

粵東沿海之遷界復界

粵東沿海之招徠墾殖

國父十二世祖之遷入中山縣涌口門村

七 粵東沿海被迫遷界之慘劇與粵東民族思想之伏流

清吏執行遷界之慘毒

粵東沿海被遷人民之痛苦與悲憤

粵東沿海反清思想之滋長

天地會在中山縣沿海之發展

八 國父上世在紫金時代之世次名諱與行實

忠孺孫氏始祖友松公之行實

國父二世至十世祖考妣之名諱與葬所

國父十一世祖等之參與抗清義師

九 國父上世遷居中山縣後之世次名諱與行實

國父十二世祖之年代及其遷居涌口門村之史實

國父十四世祖之由涌口門再遷翠亨

國父祖父敬賢公之耕讀傳家

十 國父之父母行實與國父所感受之家鄉陶冶

國父之父達成公之行誼與性格

國父之母楊太夫人之行誼與家教

國父幼年所受家鄉耕讀文化之陶冶

國父幼年所受太平軍遺老與會黨中人之感發

十一 國父聰明睿智與氣宇魄力所由發揚之根源……………四三

耕讀人家自強不息之健實傳襲

遷移轉徙與自然淘汰諸作用下優勝者之演進

遷民習於弘毅和齊與奮發有爲之傳襲

民族革命諸經歷與勢力之傳襲

十二 結論……………四七

國父上世自人粵始祖友松公以降之已得明識

國父家世優良傳襲之認識

國父家世源流研究之將來

附圖

國父孫公家世源流圖表

國父上世遷徙地圖

中山縣翠亨與涌口門隣近各鄉村地圖

附註.....四八

參考書目.....五三

自跋.....五六

國父家世源流圖表

始祖考友松百三十三郎
友松公與弟友義公，於
明永樂間自闕遷粵永安
上鎮約，即今紫金縣忠
屬，居住。生四子：長
敬忠，次恭忠，三勸
忠，四榮忠。

二世祖 考敬忠公
敬忠公分住忠屬上排祠
堂，即今孫屋排，生二
子：長永久，次水良。

三世祖 考永良公
永良公生一子，懷文。

四世祖 考懷文公
懷文公生一子，鳳宗。

五世祖 考鳳宗公
鳳宗公生一子，明言。

六世祖 考明言公
明言公生一子，仕伯。

七世祖 考仕伯公
仕伯公生二子：長耀
宗，次紹宗。

八世祖 考紹宗公
紹宗公生一子，乃和。

九世祖 考乃和公
乃和公生一子，宗榮。

十世祖 考宗榮公
宗榮公生三子：長鼎
茂，次鼎標，三鼎山。

十一世祖 考鼎標公
鼎標公生三子：長連
盛，次連昌，三連橋。

十二世祖 考連昌公
連昌公生康熙八年，卒
雍正六年。於康熙中
葉，遷居增城，繼遷中
山縣涌口門村，開基立
業。生子迥千。

十三世祖 考迥千公
迥千公生康熙四十年，
卒乾隆十七年。生一
子，殿朝。

十四世祖 考殿朝公
殿朝公生乾隆十年，卒
乾隆五十八年。於乾
隆中葉，再遷翠亨村開
基。生一子，恆輝。

十五世祖 考恆輝公
恆輝公生乾隆三十二
年，卒嘉慶六年。生二
子，敬賢。

十六世祖 考敬賢公
敬賢公生乾隆五十三
年，卒道光二十九年。
生三子：長達成，次學
成，三觀成。

十七世祖 考達成公
達成公生嘉慶十八年，
卒光緒十四年。生三
子：長德彰，名眉，字
壽屏；次德福；三德
明，即國父，名文，字
逸仙，號中山。

十八世祖 考文公
文公夫人盛氏
國父生同治五年，卒民
國十四年。盧夫人生子
科，字哲生，即今立法
院長。

十九世 考科
科夫人陳氏
生子治平，治強。

二十世 考治平
治平

國父家世源流考

一 引論

人類之聰明睿智，與氣宇魄力，雖甚恃後天之啓發與培植，然其長受啓發與培植之質素，則爲由歷代演進與遺傳所成之先天機能，故欲探究一代賢豪之所由興起，而闡揚其造詣之基層與幾極，則有賴乎關於其人家世源流之探討。此譜牒世系之學，所由不可廢也。

國父孫公中山，辭世十六年矣，雖其主義之行，如日月經天，照耀寰宇，然其聰明睿智，與氣宇魄力，所由發爲絕學與殊才，而創建其主義與大業者，則尙鮮學人爲之闡揚。此無他，以國父家世源流，尙多未及詳考，援據不足，雖欲追記，無由爲明確之表白也。

七八年前，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嘗編印孫總理年譜長編初稿，（註一）余曾於外舅海鹽朱遏先先生（希祖）家見之，倉卒一讀，覺其於國父及黨人之革命經過，誠多翔實可佩之記述，然於國父上世源流，則但明示須慎爲理董，而未遑卽爲澈底之探究。稍後見葉湖中先生於越風二卷一期，發表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大致亦根據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製關於總理先代原籍及世系全案文件之油印本。除列國父世系與上述譜稿略同外，曾提述東莞上沙員頭山二鄉孫族爭認總理世系由其鄉遷出各情詞，源委頗備。以知國父世系，實多未能卽爲明晰之點。而近年商務印書館所出胡去非先生總理事略，於國父家世源流，尤矛盾牴牾，蓋亦未嘗爲縝密考覈也。

余淺陋無似，於國父世系問題，初不敢妄贊一詞。惟幸於民國二十二年秋，以調查種姓之便，曾親至中山縣翠亨鄉，瞻仰國父故居，（註二）得見國父胞姊妙西姑太太，及故居管理委員故陸華禧先生。獲讀國

父家藏孫氏列祖生歿紀念簿，自十二世祖連昌公，以至十八世爲國父孫公，各世名諱，與生卒年月，悉可稽識。並獲悉國父上世逸事，頗有爲外間所未道者。其後翻檢中國國民黨前西南執行部所刊西南黨務月刊，見其所載東莞上沙員頭山二鄉孫族爭認總理遷出源流一案文件，雖全文不無前後違異，然正足爲相互校考之資。因略加比次，爲作國父孫公中山家世試探一文，載余與友人黃凌霜先生（文山）所編更生評論二卷二期。首述一般關於國父家世源流凡所追記之訛誤，繼根據美人林百克（Paul Linbarger）孫逸仙傳記（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所述孫氏家廟在東江公館（Kung Kun）一事實，假定國父上世或自廣東東江之紫金遷出。惟以未得東江各孫氏譜乘爲佐證，仍以假設未得明驗爲憾也。

三數年來，每遇廣東孫氏人士，輒爲探求其上世源流，（註三）而於紫金一縣，亦嘗調查詢問。（註四）賴天假機緣，適舊友李蔚春先生（蔚），奉命出爲紫金縣長，因馳函查訪。得彼協助，卒於紫金忠壩（俗稱中心壩），弋獲與國父孫公上世有關之家譜舊鈔本。（註五）其中所載十二世祖連昌公，名諱與年代，適與上述譜氏列祖生歿紀念簿同，而自連昌公以上，各世名諱，及其由中原南遷之情由，亦可循跡考求。勘以其他文籍，益知國父上世之輾轉遷徙，實與當日時局轉變有關。而國父之聰明睿智，與氣宇魄力之根源，亦可循是漸求認識。凡余昔日所作國父孫公中山家世試探，假設各點，今皆得爲印證。爰合前文所論，並理董而表白之，倘亦博雅君子所樂許歟？

抑余文質無底，於時賢所爲關於國父孫公中山之家世追述，雖不能無所論列，然皆奉爲前路引導，而深致敬意。蓋以余之不才，其能有所闡述，皆由獲遇特殊機緣，與得友人協助之所致，非謂所學無多，蒙昧如余，亦能自爲創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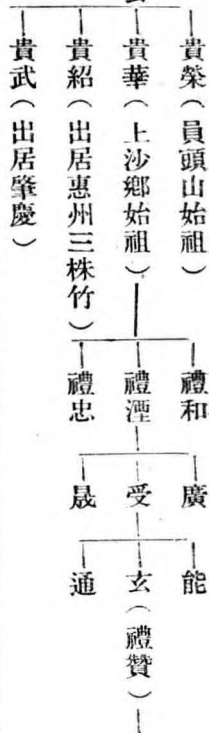
二 近人所述國父上世源出東莞說之非是

國父孫公中山，今舉世莫不知其爲廣東中山縣翠亨村人矣，其家未居翠亨以前，曾一度居中山縣涌口門村，亦爲世人所熟知矣。然而其族之宅處中山，僅數代已耳，原籍何地？尙待研考也。近人之追記國父家世源流者，每謂國父上世，實自東莞之員頭山或上沙鄉所遷出。此蓋以國父上世曾一度居住之涌口門村與左埗頭村相接，其後所遷處之翠亨，又與逕仔萌村相接，而左埗頭與逕仔萌之孫氏，則爲自東莞所遷出，以居地之相近，或以爲卽同出一源。而普通人士之所謂總理家譜者，又爲混合中山縣逕仔萌左埗頭二地孫氏源流與翠亨孫氏一部分傳說而成之文籍。資料之條統既不明備，依之以繙釋之世系，自亦難符。如胡去非先生總理事略第一章第二節：家世述略，謂：

『翠亨孫氏，系出金陵，其遠祖有名固，字允中，謚溫靖者，宋英宗治平間進士，曾官神宗朝樞密使，與韓琦友善。及王安石爲相，改行新法，不合去官，謫居江西，傳十五世祖常德公，仕元爲杭州刺史。及明初，應友人何真之聘，至廣東東莞任西席，遂居東莞之員頭山。此爲孫氏遷粵之始，常德公生子，仲子華貴公，分居上沙鄉（亦作長沙鄉），華貴公生一子名玄，字禮贊，始遷香山縣（今改稱中山縣）之東鎮涌口村，此爲孫氏居香山之始祖。禮贊公生兩子，長締宗，號樂千，次締兒，號樂南。樂南公分居左埗頭。後以不勝苛征暴斂，又返東莞，至滿清乾隆時，七世祖瑞英公復由涌口遷居翠亨鄉逕仔萌，乃爲翠亨鄉之始祖。按照孫氏譜所載，自常德公僑居東莞後，至中山先生之世爲十八代。至先生哲嗣科，令孫治平治強兄弟，適爲二十代。』

而西南黨務月刊第十四期，函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請核辦上沙鄉代表孫繩武等請修正總理始遷祖案，第八段載總理世系圖，亦作：

『來粵始祖常德公』



禘兒 (中山四區左埗頭始祖)

禘宗

(中山四區涌口鄉始祖，由涌口再支分六區翠亨鄉)

而生十二世祖連昌，壽五十三，十三祖考迥千妣譚氏

十四世祖考殿朝妣林氏

越風第二卷第一期，載葉溯中先生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列孫公世系簡表，亦作：

『允中公……常德公……十四世殿朝公——十五世恆輝公——十六世敬賢公
 林氏 程氏 黃氏

十七世

學成公 程氏

達成公 楊氏

觀成公 譚氏

十八世

德祐公 (殤)

德彰公 譚氏

德明公 (即國父) 盧氏 宋氏

十九世

建謀 王氏

金滿 金乾

二十世

哲生 陳氏

治平 治強

並謂「就中央現時已有之史料加以句稽，其精確可徵者，亦僅能於翠亨村家譜爲據，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至十四世祖以上，卽涉及東莞遷居肇始問題，諸說紛芸，莫衷一是。」又同上西南黨務月刊第二十六期，載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廣州辦事處主任鄧慕韓先生，致西南執行部函，亦謂：

「總理家譜所載五世祖禮贊公，由東莞遷居香山涌口，長子樂千居左埗頭，次子樂南居涌口，後遷逕仔萌，再遷翠亨。查核與左埗頭族譜及神位，實同一本原。」

又吳稚暉先生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辰紀念會，演講「總理與中國革命」（註六）亦謂：

「總理直系的老祖宗，是北宋時候南京一位名士做過宋朝樞密使的孫固，總理就是孫固的三十三代孫。在元朝末年，又有一個杭州的孫常德，曾做元末的刺史，他是孫固的十五代孫。這位孫常德，爲人最重氣節，元朝亡後，到了明朝，他因爲不願身事二主，所以就從杭州遠遠的遷到廣東東莞縣隱居起來了。他的子孫，也就在這裏一直住下來。後來到了他的八代孫，就是孫固的二十三代孫，又從東莞搬到香山縣，再移到翠亨村，這就是後來總理的誕生地了。」

凡此諸說，雖皆同謂國父先世爲自東莞遷出，然其中亦多相違異處，如鄧慕韓先生函，列禮贊公爲常德公以後之第五世，而胡去非先生總理事略，則列之爲常德公之孫，卽第三世。東莞上沙鄉孫氏始祖，據孫繩武請修正總理始遷祖案，謂名貴華，而胡去非先生總理事略，則稱華貴。孫繩武列孫公世系圖自常德公至禘兒禘宗爲一段，另接以「而生十二世祖考連昌」以下一段，而葉潮中先生則謂翠亨孫氏譜僅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爲可據。鄧慕韓先生函，謂樂千居左埗頭，樂南居涌口，後遷逕仔萌，再遷翠亨，而胡去非先生總理事略，又稱樂南居左埗頭，樂千後有七世祖瑞英公，復由涌口遷翠亨逕仔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而究之實際，則皆由於根據不健全之資料，而未加詳考。今按國父故居所藏列祖生歿紀念簿，於記述翠亨孫氏世次，雖篇幅無多，然皆明載生卒年月，而略無浮詞，國父胞姊妙西及故陸華禱先生皆謂其爲唯一家傳信史。其所記世次，自十二世連昌公起，文云：

『十二世祖考連昌，生於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壽五十二歲。妣陳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

『十三世祖迺千，生康熙辛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壬申年二月二十一日。妣譚氏，生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

『十四世祖考殿朝，生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卒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壽四十九歲。妣林氏，乾隆戊辰年三月十八日生，嘉慶丁卯年七月十二日卒，壽二十歲。』

迺千生康熙辛巳年，即康熙四十年，卒壬申年，即乾隆十七年。享年五十二歲。則其父連昌公，卒年戊申，當在康熙四十年以後，以曆表考之，必為雍正六年戊申，其生年己酉，必在康熙四十年以前，以曆表考之，必為康熙八年己酉，享壽六十歲。紀念簿謂其享『壽五十二歲』，當是誤以其子迺千之壽數為壽數。要之國父家藏文籍，自康熙初葉十二世祖連昌公以下，已有年數可稽。葉潮中先生謂僅『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止，其說未諦。而胡去非先生所謂『至滿清乾隆時，七世祖瑞英公，復由涌口，遷居翠亨鄉逕仔前，乃為翠亨鄉之始祖，』更為絕大謬誤。夫自明初至乾隆中葉，凡三百九十餘載，謂常德公至瑞英，僅傳七世，平均每世積長至五十餘年，當無是理。而自乾隆中葉至國父誕生，則未足百年，謂其已傳十一世，平均每世積不及十年，其為無稽，亦不待辯而知也。逕仔前與翠亨，本為二村，所謂於乾隆時始自涌口遷至之瑞英公，乃為逕仔前孫氏始祖，與翠亨無涉。且為第十一世，非第七世。西南黨務月刊第十四期，載所謂孫總理家譜序云：

『始祖二三四世，俱在東莞長沙鄉居住，五世祖禮贊公，在東莞遷來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大安人，長子樂千，次子樂南。樂千居左埗頭，樂南居涌口。樂千樂南祖，惟因糧務迫速，過回東莞，未曾回來，得存莫氏母牛路墳同墓。長子因馬賊潦亂，不能回來。茲於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遷來逕仔前居住，建造祖祠。』

細考此譜序語意，樂千樂南當日似未必曾以子孫寄居涌口等地，而接隣翠亨村之逕仔前孫氏，則為乾隆

三十九年甲午歲樂南或其兄弟之子孫所謂十一世瑞英公者，始復自外地遷來。所謂號樂南之禘宗公，當與逕仔萌孫氏關係較深，與今日翠亨孫氏，或無甚關係。國父之十二世祖連昌公，既生於康熙八年，卒於雍正六年，而瑞英公於乾隆三十九年始自外地遷入逕仔萌，世數早於連昌，而年代則在連昌之後，則連昌與瑞英無傳代關係，翠亨孫氏非自逕仔萌所再遷，亦可知矣。西南黨務月刊所載總理家譜序，意者乃原自逕仔萌孫氏族譜所轉鈔附益，非翠亨孫氏之固有文獻；不然，不應如是牴牾也。

即退一步，姑承認所謂別號樂南之禘宗爲與翠亨孫氏有傳代關係矣，而其人亦未必與東莞上沙鄉孫氏有遷出關係。西南黨務月刊第十四期，曾載東莞縣長鄧慶史關於調查上沙孫氏源流之原呈，謂：

『惟該譜支派圖上關於立祖欄內紀錄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跡與原筆跡不符，似屬後來加入。再查上沙孫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貴華祖起，至禘兒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見禘宗牌位。似應向涌口村再行詳查，方能明確。』

是樂南之是否出於上沙，亦滋可疑。禘宗禘兒雖名字與別號似爲排行兄弟，然一則系統分明，一則似爲晚近始於東莞上沙孫氏族譜加入其名者，不足信賴，更可知矣。

即再退一步，姑承認上沙孫氏族譜筆跡不符似屬後來加入之禘宗爲果自東莞遷居中山縣涌口村矣，而其人亦未必與國父上世有傳代關係。蓋自常德公至禘兒禘宗，據孫繩武所列世系圖，不過六代，下距第十二世連昌公，其間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代，罅漏如是，則連昌公非禘宗之本生子孫可知矣。既非本生，而又無別種資料足以補其所缺之五代，或證實其所缺失之情實，則諸人所述禘宗以上至常德公諸代名諱，是否爲國父之祖宗，亦滋可疑矣。意者其張冠李戴之類耳。而員頭山孫氏世系，亦與國父上世無相爲銜接之痕迹，故西南黨務月刊所載總理上世遷出源流一案，亦未爲援據。余頗疑國父上世實自十二世祖連昌公始自外地移入中山縣涌口門村，人以其地先有孫氏居留，而遺留樂千樂南立石之莫氏母墳墓，遂以爲所謂樂南者與曾居涌口村之國父上世，有傳代關係，並以樂千一名與中山左埗頭孫氏始遷祖名禘兒字樂川之樂川二字相彷彿，而樂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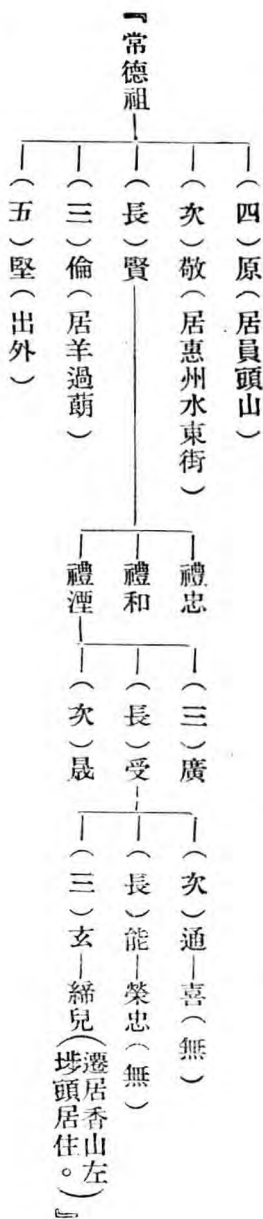
又似與中山逕仔葫孫氏之源流有關，左埗頭與逕仔葫之孫氏均自東莞遷出，從而遂以爲國父之上世亦自東莞所遷出。不知年代與世數皆不銜接，欲強爲牽合，亦徒見空疏無謂而已。

三 國父上世與左埗頭孫氏同源說之非是

而說者又謂 國父上世與中山縣左埗頭孫氏爲同出一源，鄧慕韓先生致西南執行部函，即曾依此立論。此蓋以 國父昔年自檀香山赴金山，以避人耳目，曾改稱左埗頭人，或緣此遂被認爲同源，亦未可知。羅志希先生（家倫）編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史料考訂，載出使美國大臣楊儒致出使英國大臣斐照璦函附件，即撮敘金山馮總領事詞衛稟函電報詳細節略，謂：

『孫文原字帝像，別號逸仙，改字載之。香山蔡坑村人，現改稱早埔頭人。年約三十左右。身材短小，面黑微鬚，剪髮洋裝。由檀香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國金山人，素係檀島銀行副買辦；一名威陸，亦美國人，向在檀島服官，前次創議廢立，因未隸檀籍，所謀不逞。均挾厚貲，居檀年久。是否孫文同黨，尙難臆斷。惟見同船偕來，交情甚洽。孫文借寓金沙加冕度街（Sacramento Street）第七百零六號門牌，華商聯勝雜貨舖內。聞不日往施家谷，轉紐約，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並聞有沿途聯合會黨，購買軍火，欲圖報復之說。該犯隨身攜帶私刊書兩本，雖無悖逆實蹟，檢其上李傅相書，確有該犯之名，顯係孫文無疑。現將該書設法覓取寄呈。俟訪明該犯赴紐行期，再行電稟等語。查閱該犯書冊兩本：一係摘錄明黃黎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一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稱杞憂公子；一係上李傅相書，洋洋萬餘言，自稱文素在香港習西醫，已蒙考取，欲乞傅相專委籌辦農務。兩種文筆俱暢達，已附致總署備核矣。』

按此所云蔡坑村，即諸書所云之翠亨，早埔頭即諸書所云之左埗頭。國父之改字載之，與改稱左埗頭人，蓋欲避人耳目，達其革命使命，觀馮詞衛所稟情況，即可察其底蘊，非謂 國父亦自以爲左埗頭人也。左埗頭孫氏，似爲自東莞所遷出。西南黨務月刊第二十六期，載左埗頭孫氏族譜世系圖，文作：



又同圖載偏祠神位及正祠神位次序，文云：

『始祖常德，二世祖賢，號鶴湖，三世祖禮湮，號耿明，四世祖受，五世祖玄。』

『正祠神位，皇明恩榮寵錫，始祖宗絳兒，號樂川。』

是左埗頭孫氏以絳兒號樂川為始遷祖，而絳兒上世又自東莞沙頭遷出，其系統固極分明。國父之上世源流，雖據同上黨務月刊第十四期所載。總理世系圖，亦稱其始遷祖禱宗與其兄禱兒，同為玄公字禮賢之子，然禱兒之禱不作絳而作禱，其別號不作樂川而作樂千。而左埗頭孫氏族譜世系圖亦無禱宗或禱宗其，苟禱宗與絳兒為同自東莞遷居中山縣之兄弟，以居地為相隣二村，子孫必易以來往，即不祀之於祖祠，亦當列之於家譜。今竟闕而不書，則其不相連接，而非同出一源，亦可知矣。

又同上黨務月刊第十四期，又曾載總理家譜四修譜序，謂：『余族譜係自英宗公創始於雍正癸卯，祖樂川公，重始遷也，上及常德公，溯重源也。』『翫其語意，當為自左埗頭孫氏族譜所錄出之序文，非翠亨孫氏所自撰，故其所述祖先名字，無一與國父直接世系有確實關係者。又同刊同期另載總理家譜序，雖於題下注云『據云總理之父筆記』，然究之該序實為混合二段事由之作品：其一為關於樂千樂南復回東莞至十一世祖瑞英始遷居遷仔葫之事實，已如上文所引；其二為國父之父達成公遷葬其祖先墳墓之事實，其文云：

『茲於前先祖在浦口村所葬之山，於光緒六年七月，一概已將先祖之故墓一切搬遷回來，在翠亨村犁頭尖，七名竹篙龍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掃路途遙遠，往來艱辛之故，是以香山各叔姪（貿易生意），捐資銀兩回來搬遷，以得清明拜掃，來往就近之便也。』

該序文將此段史實錄於十一世祖瑞英遷居逕仔萌一事由之上，實無相連關係，蓋國父上世曾一度居浦口村，稍後始移居翠亨，遷葬墳墓爲國父一家直接史事，而瑞英公遷居逕仔萌一事，當爲錄自逕仔萌孫氏家譜或根據其他傳說而記錄之複製文字也。由所謂總理族譜之轉鈔左埗頭孫氏族譜與逕仔萌孫譜或其他傳說觀之，其所記錄自十二世祖連昌公以外，由不相銜接之禱宗以至始祖常德公，似皆爲逕自別譜所鈔入，非其固有世系。鄧慕韓先生致西南執行部函，以『上沙員頭山左埗頭各譜均載始祖爲常德公』，尋而遂謂『常德公爲孫姓來粵開族始祖，確無疑義。』葉溯中先生所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亦謂常德公爲總理始祖；且以嘗根據孫繩武等呈文，並謂常德公在元爲杭州刺史，與杭州有一段因緣。而吳稚暉先生（敬恆）等亦盛稱常德公及其遠祖孫固之爲人。今按國父先世，既未必與左埗頭孫氏爲同一本源，亦未必卽出於東莞上沙或員頭山，則其入粵始祖之是否與左埗頭或上沙員頭山之孫氏入粵始祖爲同屬一人，亦未能以片言肯定。考廣東各地孫氏多自外省遷入，其源流派別，不一而足。例如中山縣小欖孫氏，卽不以常德公子孫同派。民國香山縣志續編卷三與地氏族：『孫族始祖永奇，由南雄珠璣巷，遷居羊城。爰及有明三衛兵移居小欖，永奇與弟永源同隸後衛陳憲旗下，遂家焉。分三房，現歷二十四代，丁口二百有奇。』可知卽就中山縣之孫氏而論，亦派別不一，未可悉以常德公子孫目之也。

四 國父上世源出於廣東紫金忠壩公館背之證據

然則 國父上世，果自何地遷出乎？欲釋此問題，果當從何處着眼乎？曰：此須先從 國父所自述者求之。考美人林百克（Paul Limbarger）孫逸仙傳記（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謂 國父自述其祖祠，原在東江之 Kung Kum 村，遷居中山，纔數代耳。其文云：

『記得有一天，著者問孫博士道：「博士，人家說你是生在火奴魯魯的。這話確不確？」他笑着——當他說到同志的時候，總是笑的，——說道：「這種傳說，確是有的，我的幾個過於熱心的同志，以為我倘若說生在火奴魯魯，便可以得到美國政府的保護，而同滿清反抗。我也確是在那裏住過幾年，所以他們便這樣說。其實我和我的幾代祖，的確是生在翠亨村裏的。不過我家住在那裏，祇有數代，我們的家廟，卻在東江的一個嬰公村（Kung Kum）裏。（據開智書局譯本第一章翠亨）』

按林氏追隨 國父多年，所言當自可信。茲就其所言東江 Kung Kum 一語考之， 國父之先世居地，亦似不在東莞。何則？東莞為清廣州府屬地，平日皆與南海番禺順德等縣並稱，所謂『南番東順』是也。雖其地為東江最下游所經，然依粵中舊俗，自博羅惠陽，以至紫金河源龍川等縣始稱東江屬縣。如 國父上世居地確在東莞，則以東莞一名之易使人明曉，即但稱家廟在東莞或東莞某一村足矣，何必復冠以東江一詞乎？至上沙鄉則更在東莞南部濱海之地，冠以東江，更不類矣。

惟 Kung Kum 一詞，究為何地譯音？則為研究 國父上世源流之關鍵所在，不可不嚴為考求。開智書局漢譯本孫逸仙傳記，譯作嬰公村，殆為依音託字之譯詞，非東江各地果有嬰公一地名也。考 Kung 一音詞，確為公字對音，而 Kum 則為館或莞對音，公莞於文義無着，東江各縣亦無如此地名。而公館則為普通名稱，廣東境內，以公館為地名者，南路合浦縣東部有公館墟，東江紫金縣忠壩舊有公館背村。南路公館墟

與 國父所述方位不合，紫金公館背村則方位正符，而其地又確爲孫氏所居，則 Kung Kun 爲公館對首，而紫金公館背村，殆可爲研究 國父上世源流問題之一着眼處矣。

而證以自頃所發現之紫金忠壩孫氏光緒二年重修族譜舊鈔本，則所謂 國父十二世祖之連昌公，與 國父所述家廟在東江上 Kung Kun 村者，皆一一相合，而年代亦相符，其非偶然類似，實無可疑。該譜所載孫氏源流之一段云：

『十世祖諱宗榮公，葬於上正約□坑凹口寨。妣葉孺人，葬於杉子坑半嶺。生鼎茂公，鼎標公，鼎山公。』

『十一世祖諱鼎茂公，葬於鐵爐坑糞箕窩。妣謝孺人，葬於林塘肚食水坑田面上河樹崗。生三子：道元，桂元，發元。』

『十一世祖諱鼎山公，妣陳孺人，合葬於祖屋背左片，寅山兼甲，尾宿十二度。未傳。』

『十一世祖諱鼎標公，葬於水口，未知何穴。妣葉孺人，葬於徑口，未知何穴。生三子：埤盛，埤昌，埤橋。』

『十二世祖諱道元公，妣朱孺人，未傳。叔祖蘭公，葬於下角老樓場，未知何穴。伯祖繼東公，葬於祖祠屋背，未傳。』

『十二世祖諱埤盛，未傳。』

『十二世祖諱埤昌公，移居增城（原誤筆作會城），於後未知。』

『十二世祖諱埤橋公，移走他方未知。』

埤昌之埤，雖視翠亨 總理故居所藏孫氏列祖生歿紀念簿，所載十二世祖連昌公之連，多一偏旁，然此類偏旁或加或不加，爲粵中命名與家譜著錄之常例，絕非相異之二名，觀該譜舊鈔本之書增城作會城，知其鈔手本非能文之士，其非僞作冒充之文籍，正亦在此。而該譜所述家世，亦確與公館背一地名有關，其文云：

『（始祖）友松公，孫百（原作伯）三十三郎，葬賀約林和塘，螳螂捕蟬形，西山卯向，妣駱八十娘，葬發崗頭墩子上（原作不子上）。所遺祭田，小地名（原作小土名）林塘肚。又忠壩公館背，灌水塘，楊坊鑽石屋下三墳地。早塘仔卽上鎮約開基之始祖也。分四房：長房祠堂上孫排，二房祠堂上袁田，三房祠堂下孫排。黃牛挨磨，卽開基祖祠是也。』

所謂『忠壩公館背』，今稱中心壩公館背，地在上下孫排之間。下孫排今無孫氏屋宇，蓋已移爲他族居地。上孫排今稱孫屋排，其南有孫氏宗祠，與『公館背』相接，今仍爲友松公子孫所宅居，卽所謂『黃牛挨磨』祖祠也。此與 國父對林百克（Paul Linberger）所述家廟在公館村（Kung Kun）一事實，完全相合。而友松公入居紫金，在朱明永樂年間，所傳世次，與翠亭孫氏世次，年數相合。該譜卷端載光緒二年孫見龍撰譜序云：

『我祖父松公偕弟友義公，大明永樂年間，由閩遷居嘉應州長樂縣，迨隆慶三年，新建永安縣，卽惠州府永安上鎮約開基始祖也，迄於今，來永者十有餘世矣。』

自明永樂中葉，至上文所考定之連昌公生年，卽康熙八年，凡歷二百五十六年，平均每世積二十餘年，以中國崇尚早婚，生子較早之情勢考之，亦無不符。而今日忠壩孫氏，已傳至十八九世，亦與 國父一家之世次相近。蓋年代與世次，亦無稍異。其非偶然巧合，更可知矣。考永安今名紫金縣，明初爲惠州府屬歸善河源長樂三縣屬地。隆慶間以土寇初平，析歸善古名寬得二都，長樂琴江都，及河源藍能，爲新縣，錫名永安，仍屬惠州府。（註七）忠壩在舊屬長樂琴江都，而長樂於清初改隸嘉應州，故孫見龍譜序，遂謂友松公遷居嘉應州長樂縣也。琴江都分上正、中正、賀岡、袁田、秋溪等五約，上正中正，又稱上鎮中鎮，秋溪約又稱清溪約，忠壩則在上正約內。忠壩孫氏，當全盛時，殆分佈於上正中賀岡袁田等約，惟今則非昔日比矣。

至忠壩孫氏族譜所述連昌公移居增城後卽未知下落者，或以其人輾轉遷徙，所傳丁口無多，因失於連絡，亦未可知。而當日紫金人民之移居增城，則似爲相當普遍之現象，不僅忠壩孫氏爲然。乾隆增城縣志卷一與

地，曾略述其事，文云：

『明季兵荒疊見，民多棄田不耕。入版圖後，山寇仍不時竊發，墾復維艱。康熙初，伏莽漸消，爰謀生聚，時有英德長寧人來佃於增，葺村落殘破者居之。未幾永安龍川等縣人，亦稍稍至。清丈時，山稅之估業寔廣，益引嘉應州屬縣人，雜耕其間，所居成聚，而楊梅綏福金牛三郡尤夥。』

惟連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卽輾轉遷居中山縣浦口門村。故在增城未留若何明顯痕迹，而其卒年與葬所，則已在浦口門村。忠壩孫氏族譜所以記云『移居增城，於後未知』者，意卽因此失去聯絡之故也。

而國父自述，所以稱家廟在東江上公館村一小名，而不言永安忠壩一較大地名者，當根據其家歷代父子口頭所傳述。按各地人民外出耕殖，其爲一縣一邑成羣遷移者，必統記原籍縣邑總名，以爲號召互助之根據；其各人原居鄉鎮小名，往往寔假失記。其爲一村一家之輾轉移殖者，必僅記原居鄉鎮小名，文籍旣鮮攜帶，於原籍縣邑之總名，必寔假失記。（註八）國父 上世之移居中山縣，本非自永安直接成羣前往，故於東江原籍，遂只記公館村一小名也。

五 紫金忠壩孫氏之源流與遷移背景

至紫金忠壩之上世源流，則據上述孫見龍所撰譜序，謂出於唐末之孫訓。其文云：

「迨及訓公，族衆曰百將公。因唐末黃巢作亂，以公才武，選爲百將，引兵遊於閩越江右之間，遂定居於虔州虔化縣，卽今贛州寧都是也。以功封爲東平侯，苗裔定居汀州府，或居零都城內，或居本郡，或居零都青塘，或居安遠。……積德後昌，生齒日繁，其子孫遂多鶯遷。」

考訓公確爲寧都南門外孫氏始遷祖。近日浙江東南日報社會派記者至寧都考察，謂曾於該縣南門外直街孫世通家，借閱其第八修與第十一修各族譜，（註九）內載：

「始祖諱訓，乃唐中書舍人諱拙之子，唐僖宗中和三年，因黃巢之亂，充承宣使，引兵遊擊閩越江右間。以功封東平侯，嗣略至虔化縣。民皆安堵，父老遮道請留，遂定居該縣。訓公娶陳氏，生一子諱實。實公生士元公。」

而訓公則原籍陳留，與寧官田孫氏族譜云：

「四十一世拙，字玄幾，唐爲中書舍人，及兩浙節度使。四十二世訓，號百將。爲粵贛閩開基始祖，原居汴梁陳州。唐僖宗時，因黃巢之亂，以公才武，選爲百將，領兵闖越江右之間，屯於虔州虔化縣，卽今贛之寧都也。中和四年，亂既平，封東平侯，遂爲我始祖焉。」

按汴梁卽今開封，陳州卽今淮陽，皆在河南東部。惟陳州素不屬汴梁，此當爲陳留之誤。是忠壩孫氏，其先蓋宅居陳留，至唐末始以黃巢之亂，徙居寧都。按黃巢於唐僖宗乾符初，爲亂於魯豫皖間，驅河南山南二道百姓十餘萬，進掠淮南，爲官軍所阻，乃轉寇浙東，旋收衆踰贛，破吉虔饒等州，復刊山伐木，東掠閩西建州，於乾符六年，進陷福州，旋復退贛，出湖南，至桂管，進寇廣州，會大變，引衆北還，沿湘下衡，破潭鄂

諸州，復趨宣州，進迫廣陵。所過，居民逃散，官兵望風而降。廣明元年九月，遂北渡淮水，攻陷洛陽，又進據長安，稱齊帝。計巢自發難至稱帝，爲所屠毒者以今日省份計之，前後殆達十省。（註一〇）就中尤以今日河南省西南部中部，湖北省東北部，湖南省東北東南二部，廣西省東南部，廣東省中部與西北部，江西省中部與北部，及安徽省南部與西南部爲最烈。惟江西東南部，福建西南部，及廣東東北部，未受巢害，爲當日避地良所。虔州虔化縣，卽今江西寧都，扼贛省東南咽喉，訓公以堵禦黃巢之故，而定居其地，實爲當日局勢所必然。觀陳觀西所纂贛州府志卷五十八人物僕都監傳，載僕都監以巢亂避居虔化，知當日自中原避地寧都者，且必甚衆。其文云：

『僕都監，逸其名，官司天監都監。黃巢之亂，與楊筠松避地虔化，遂以青烏術傳中壩廖三傳，三傳傳其子瑀，瑀傳其壻謝世南，世南傳其子永錫。』

而訓公子孫之散居於贛南閩南與粵之東北部，亦爲自然之發展。卽寧都孫氏，傳至宋代，亦名賢輩出，如蘇過斜川集卷五，載孫志康墓銘，述志康與其父立節之學術道藝，卽其明證。（註一一）惟忠壩孫氏，上世界自寧都遷閩何縣？復由閩何地遷粵紫金？則忠壩孫氏譜未見明載。考寧都南門外直街孫氏族譜，載訓公有第四世孫曰承事者，其後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其餘各房則無遷福建者。（註一二）是忠壩孫氏當自長汀之河田所輾轉遷至。惟其在閩之世次與名諱，則非詳考福建長汀等地孫氏族譜，及其他文籍，則未能遽爲追述耳。

至紫金各姓，如忠壩孫氏等之所由多移居外縣如增城等地，則似與清初粵東反清復明之運動有關。蓋卽以抗清不成，被迫解散，其子若孫之移居外縣，或竟如遁逃。故文籍難存，事蹟湮晦，非就當日局勢多爲考覈，則難洞明其人之所由遷移轉徙也。考紫金琴江都秋溪約，明末有義士鍾丁先者，嘗於清兵入粵時，起師與抗，卽屯重兵於忠壩凹口，而其地亦爲孫友松公子孫所分居，（註一三）非其人曾應丁先號召共爲勤王，料丁先未必能如是部署，亦未必有如是重兵也。按道光間永安許鼎亨，嘗輯刊丁先遺文，名鍾義士集，（註一四）未附傳略一篇，於丁先集義民抗清事，頗有記述。文云：

『鍾丁先，字後覺，又字南山，永安琴江都清溪約人。父國祥，邑庠生。丁先於萬歷四十一年癸丑生。自幼穎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崇禎十五年壬午，吳韓起夏允彝主廣東鄉試，舉丁先第一。旋丁先北上會試，猝遇流寇，至河而返。癸未國亂，越年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吳三桂引滿清入關，丁先聞變痛哭。順治三年，清兵徇嶺表，所至皆下。丁先招集義民，據永安抗清，意圖恢復，有衆千餘，屯於閩下山。時桂王方都肇慶，稱端京，改元永曆，授丁先監軍道，旋陞參議，後陞廣東按察副使。桂王奔粵西，號令隔絕，丁先知勢不可爲，卽解散義兵，居藍塘下石彼岸菴，削髮爲僧，號懺雲。府縣及平靖二藩，皆致書招丁先出仕，丁先堅辭。答書風霜滿紙，忠義凜然。丁先氣性剛毅，學識淵深，才節兼全，智勇俱備。在彼岸著四書明微若干卷，未刊行，今無知者。後離彼岸，卒於里舍，年歲失考。後裔俱往四川。』

所謂凹下，又稱凹口，蓋爲出入忠壩唯一孔道。按忠壩爲琴江都小盆地，東西南三面，羣山環抱，成爲天然屏障，惟北面有琴江，自五葦蜿蜒而至，入境處，左側二山，有險道可達，卽所謂凹下山也。以地勢險阻，易守難攻，故爲兵家所重視。忠壩當明清之際，以孫楊二族爲大姓，今二族已式微；代之者爲溫姓。丁先所築之千餘義民，雖名氏無考，然以當日情勢勘之，必有忠壩孫氏如上述家譜所載十一世鼎茂鼎山鼎標，十二世道元繼東連盛等參與其間；不然，不致以凹下爲屯兵所在。觀丁先答平靖二王書，謂：

『爲避王諭歸農事：先登雋於崇禎，授官於永曆，正也義也。永曆元年，擢福建監軍道，二年陞參議，三年陞今職，與汀州賀總兵鏖戰數月，與惠州黃總兵相持二載，與班固山連總兵郭總兵向牛錄白牛錄，各戰數十合，此皆先之往事，不容掩也。今者西粵之報梗絕，明主號令不及，所欠古人，只一死耳。……先未出土，三代祖骸被戮，千里入覲，先斷有所不敢。』

可知其曾與清兵抗戰甚力，非得忠壩以至琴江都大部分之人民，相與協助，使無內顧之憂，能如是作戰耶？若更證以忠壩孫氏族譜所載十一世與十二世諸族人多明注『未傳』一事實勘之，其曾參與抗清義師，更昭然其

若揭矣。

今忠壩人民，皆謂父老相傳，其地在明清之際，戰禍瀕盈，民多流徙。而勸以許鼎孚所作鍾義士集跋，亦知紫金人民當日確曾以遭變而離散於外，其文云：

『夫自崇禎壬午以後，世事變更，人民離散，卽家中契券產業，消歸無有。而此卷至今二百餘年，巋然獨存，此雖人重先生手澤，抑亦先生之靈有以使人流傳之而不滅者。』

夫既丁先三代祖骸被戮，子孫多往四川，而紫金人民亦以世事變更，而多數離散，則謂曾於其地屯集抗清義兵之凹下居民，及與凹下相隣而關係甚深之忠壩孫氏，而克不受影響，靡有遷移，決其無是理矣。此爲國父上世自紫金向外遷移之背景。國父胞姊妙西，嘗謂其家先人，在清從無應舉覓官者。倘亦與此有關係乎？

抑此外尙有可附爲注意者，卽太平天國之創建者花縣洪秀全，其先世亦自廣東東部之嘉應州所遷出，其遷移之年代與背景，亦與國父上世自紫金所遷出者略相似。（註一五）按花縣洪氏族譜，載其嘉應州始祖爲念九郎公。念九郎之曾祖貴生公，於元代由閩遷粵順湯田布心。至念九郎之妣及子法珩，復於明初再遷嘉應州石坑堡。至十一世祖浚三公，於康熙中葉，再遷花縣官祿埔。考花縣原爲番禺南海增城交界地帶，清初廣東東部各地抗清義民，頗入據其地，清所封靖南平南二王，先後平定其地，收爲王莊或官莊。後平南王子尙之信，應吳三桂約，起兵反清，向日義民，因據地遙應大舉。及平藩被滅，義民受勦，清於其地，建爲花縣，以安撫義民，並招致東部農民，相與墾殖。而嘉應石坑堡洪氏十一世祖浚三公，遂輾轉移家其地。與國父上世，蓋源流相似云。

六 清初粵東沿海之遷界復界與國父上世之遷居中山縣

至國父十二世祖連昌公之所以復自增城遷居中山縣，則似與康熙初葉粵東沿海之遷界復界事蹟有關。按滿清之入主中原，其初頗存部族成見，於漢人雖外示柔懷，而實際則所在屠毒，惟恐防閑不至。而其流毒最廣者，則莫如順治康熙間之遷界一事。先是明遺臣鄭成功，據廈門金門，爲抗清復明大計，於順治十六年大舉北伐，由崇門入長江，破瓜州，下鎮江，會師金陵，而張煌言則以別師，下蕪湖、太平、寧國、滁、和、徽、池諸郡，四方志士，羣謀舉義，清廷大震。（註一）惟成功所部，終以得勝輕敵，致敗返廈門，旋取臺灣據之。又以御下過嚴，致所部黃梧施琅等，皆先已降清。而黃梧遂於其間密奏遷沿海邊界，爲堅壁清野，以困滅成功。（註二）會順治十七年，清以蘇納海爲兵部尙書，因定議實行遷東南沿海邊界。始於福建瀕海，而及於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省。大較以去海遠近爲度，凡三遷而界始定。墮縣衛城郭以數十計。居民限日內遷踰期者，以軍法處死。盡燔廬舍，民間積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以火焚之。凡出界者，罪至死，地方官知情者，罪如之。功令既嚴，奉行恐後。於是閩粵江浙等省瀕海居民，老弱轉死於溝壑，少壯流離於四方者，不知幾億萬人矣。（註三）而廣東之奉令遷界，則始於順治十八年，羅振玉輯史料叢刊第八冊，平南敬親王尙可喜事實冊云：

『順治十八年，……五月，王奉旨同督撫踏勘濱海寇鯨可犯地方，居民作何遷徙，並防守事宜，酌議妥確具奏。王同總督李棲鳳，自番禺至新會新安，以及惠潮，抵分水嶺還轅。肇高雷廉所屬州縣險要之地，酌設官兵，分汛防守，復將機宜，詳列具奏。仍述粵東沿海二千餘里，生靈百萬，室廬墳墓產業，盡在其中，一旦遷移，流離失所，實爲可憫，哀請宸恩。嚴綸不允。』

惟嚴厲執行，則在翌年之康熙元年，道光廣東通志邊防云：

『明末海寇鄭芝龍，踞臺灣，子成功，相繼跳梁。我朝定鼎，差內閣大臣蘇納海鼂拜，議沿海建墩臺，

賊至烽火爲應，以便守禦，徙民內地，以杜奸宄接濟臺灣之患。粵省東起龍平大城，西迄欽州防城。康熙元年壬寅，命吏部侍郎科爾坤，兵部侍郎介山，同平南王尚可喜，將軍王國光，提督楊遇明等，巡勘潮濱海六縣，建墩臺七十有三，而海氛未靖。三年甲辰，又遣吏部尚書伊里布，兵部侍郎碩圖，偕藩院將軍提督復勘，令再徙內地五十里。」

而中山縣沿海居民之被遷，亦始於康熙元年，同治陳澧等纂香山縣志紀事云：

『康熙元年，鄭錦猗獮，命內大人科爾坤介山，巡視海濱，居民令徙內地五十里，賑貧民之不能遷者。於是黃梁都，沙尾，北山，奇獨澳，黃旗角，潭州諸鄉皆遷。官折界期三日，貧無依者，不能遽如令，五日夷其地。』

蓋廣東瀕海之邊界，初執行於惠潮三屬，繼及於虎門以西厓門以東諸地，而中山縣西南諸鄉，如黃梁都等，先被遷徙。及康熙初年再度擴遷，而中山縣西北各鄉，亦悉被遷界矣。同上香山縣志紀事云：

『康熙三年甲辰，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於是龍眼都、小攪、古鎮、黃圃諸鄉皆徙。督邊兵士恣意俘掠，知縣姚啓聖力爭之，乃稍戢。』

而遷民之顛連，亦以康熙三年爲最甚。鈕琇觚賸粵觚云：

『康熙甲辰春日，續遷番禺順德東莞香山新會五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界以深溝，別爲內外，稍踰步，死即隨之。生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

自東南瀕海邊界被遷，膏腴沃壤，悉皆廢棄。遷民之痛苦雖深，然清廷是舉，初無礙於臺灣鄭氏之獨立；而戶口虛耗，物力減損，於東南各省之經政，反蒙不良影響。雲間王澐粵遊紀略，嘗載粵東沿海被遷後景況，文云：

『以予所親界外所棄，若縣，若衛所，城郭故址，斷垣遺礎，觸骸枯骨，隱現草間。粵俗鄉村曰墟，惟存瓦礫，鹽場曰漏，化爲沮洳。水絕橋梁，深厲淺揭，行者病之。其山皆叢莽黑菁，豹虎伏焉。田多膏

映，溝塍久廢，一望汙萊，良可惜也。向所謂界者，掘地爲溝，廣不盈丈，插竹引繩以表之。或遇山，則繞山趾爲溝，曰此界外山也。亦有去城不里許爲界者。民間畏同陷井，側足不前。而愚愷無知，往往誤入其中。是時所司尙有以出界坐辟，爰書請者，皆貧饑村豎，往拾蚌蛤之屬，爲吏所掩獲者。……國
嘆八年之間，冤獄殆不勝數矣。」

於是而稍具肝膽之軀吏，遂皆恍然知瀕海邊界之非是，而謂復界聖啓爲急迫政務矣。觀李率泰於順治十七年爲福建總督，嘗親奏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人十八堡，及海澄內地安插，而至康熙四年在任病卒，遂遺疏轉請寬放粵東邊界，可知其已內心不安，非卽爲復界無能爲善後之方矣。其遺疏云：

『爲瀝血冒陳事：臣李率泰。蒙恩簡拔。授以兩廣總督之職，繼又出總閩浙。臣前在粵，粵民尙有資生，近因奉旨遷移百姓，棄膏腴而爲荒土。捐樓閣而就茅簷，赤子蒼頭，啼飢在道，玉容粉面，丐食沿街。以至漸漸死亡，十不存八九。爲今之計，雖不復其家室，萬乞邊界稍寬，俾各處村民，耕者自耕，漁者自漁，可以緩須臾之死，臣雖死亦瞑目矣。臣因積勞成疾，舊年兩水乞賜骸骨，未蒙俞允。臣死在旦夕，不得不預訴愚衷。獨臣生子太晚，於順治戊戌年，始生一子，年甫八歲，獲邀聖旨，撫育成入，亦可報高厚於萬一也。具此飛章，不勝激切之至。』

清廷以李率泰爲滿洲旗籍，而遺疏諒同戶諫，遂不論粵督撫覆奏其事。而是年粵廣巡撫王來任，亦奏報邊民未便。其疏云：

『爲謹陳粵境殘黎困苦，仰乞睿鑒救復事：臣自受命撫粵以來，目擊時艱，憂心如燬。蓋粵東之困苦，無如海邊，遷民尤甚。前歲逆民入寇，沿海邊民，慘被荼毒，或被戮而尸骸遍野，或被誘而骨肉星分，或被橫征而典鬻妻兒，顛連萬狀，罄竹難書。縱有一二遺黎，亦是鵠面鳩形，枵腹待盡。……臣竊以爲折回田地之令一行，則妨農病民，其弊立見於目下矣。……臣計折邊田畝數十頃，歲納糧米數十萬石，自開復以來，茲蒙聖恩，軫念民瘼，蠲免十年，至今未盡征輸；且以湯火力難。驚魂未定，若果加撫恤

之仁，各抒安常之業，庶俾失所殘黎，下以樂育妻兒，上以供糈王國。今若遷其人民，棄其疆土，則海無漁鹽之賦，田無輸納之貢，是欲益國，反損國也。此遷民之未便者一。

方今寇船成鯨，游移海外，未敢輒犯海內者，賴有此邊海之民，遇警則馳報汛哨，抵敵則執戈待禦，民藉兵以自衛，兵亦藉民以自助，是邊民如藩籬之一助也。今若棄彼民居，鞠爲墟峯，賊得乘虛窺伺，潛聚竊發，掠境犯城，無所不至，是欲防盜，反開盜路矣。此遷民之未便者又其一。

粵東自寇變之後，連年弁兵未盡撲滅，梗橫未盡傾心。時窺捕哨，徂師西粵，糾黨劫掠鄉村，邊境駭惶，難民載道。……念彼小民無知，恆心因乎恆產，若一旦毀其室廬，失其常業，聊生無術，望救孔殷，將老弱相轉溝壑，壯者流毒他方，釀禍非淺。此遷民之未便者又其一。

及康熙七年，來任以絀誤還京，未幾病卒，復遺疏論粵東邊界居民，奉檄內遷，流離失所，至數十萬，宜令復還故地。其道疏云：

『廣東巡撫王來任，奏爲微臣受恩深重，捐軀莫報，臨危披瀝，一得之愚，仰冀睿鑒，臣死瞑目事……一，粵東之邊界宜急展也。粵東負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廣，今概於濱海之地，一遷再遷，流離數十萬之民，每年拋棄地丁銀三十萬。地遷民移，而又設重兵所守其界，立界之所，築墩臺，樹柵柵，每年每月，又用伙工土木修整，動用不費公家，絲毫皆出民力，未遷之民，日苦科派，流離之民，各無棲止，死喪頻仍，欲民生不困苦，其可得乎？臣請於原遷之民，復業耕種，與煎曬鹽斤，將港內河撤去其柵，聽民探捕，將腹內之兵盡撤，駐防沿海州縣，以防外患，於國用不無小補。而祖宗之地不可輕棄，更於生民大有裨益。如謂所遷移之地丁雖小，而禦海之患甚大，臣思設兵原以捍衛封疆，而資戰守。今被海寇侵掠，累百姓而資盜糧，不思安攘上策，乃縮地遷民，棄其門戶，而守其堂奧，臣未之前聞也。臣撫粵二年有餘，亦未聞海寇大逆侵略之事，所有者仍是內地被遷逃海之民，相聚爲盜，今若展其邊界，此盜亦賣刀買犢矣。舍此不講，徒聚議以求民瘼，皆泛言也。……臣屬續之際，毫無所私，總以身在地

方，目擊情形如此。……不得不灑血遺言，臣雖生不能報國，死猶可以無憾也。」

自是清廷漸知東南瀕海邊界非是，始下詔查勘沿海境地，令稍展復。而兩廣總督周有德，都統完顏，副都統吳申，侍郎雷虎，於廣東尤奉行迅速，即於康熙七年秋，令遷民出界，及時開墾，蓋先閩浙等省一年而復界也。惟中山縣西南諸鄉，則至康熙二十三年始盡復界。同治香山縣志紀事云：

『康熙八年己酉，春二月，詔復遷沿海居民舊業，惟黃旗角、潭洲、黃梁都、沙尾、奇獨澳未復。時潭洲、黃旗角兩鄉人赴督撫輟哀控，知縣曹文燧堅執前議，黃梁都亦於寨議，俱不果。』

『康熙二十三年，西南諸鄉遷民盡復業。初諸鄉久遷未復，田盡荒廢。自十五年尙之信從吳三桂叛，遂開墾荒，令民耕蒔，十七年催收王莊稅穀。十八年縣寨官兵督遷，焚寨刈稼。十九年縣徵前十八年虛稅，追呼不堪命。至是民歸故土，地方官令民插標清丈，民始安業。』

蓋中山縣沿海各鄉之被遷，始於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始盡復業。其人民之流離瑣尾，且二十餘年矣。

然遷民早以顛沛過甚，存餘無幾，復界後既不能盡墾舊地，於是封疆大吏遂奏令各地流移農民，或山瘠居民，與遷民一同墾殖。而廣東東北部農民與昔年抗清義民之退散者，遂寢假而盛向瀕海移植矣。賴煥文際熙新纂赤溪縣志卷一，於此段史實，頗有扼要記述，其文云：

『清康熙元年，以臺灣賊鄭錦，擾及粵疆，詔瀕海各縣居民內徙五十里。二年又因番禺賊李榮等之亂，恐遷民仍通海舶，續徙近海之民於內地。因是遷徙，民至窘匱，無以資生，漸漸死亡者，十不存其八九。以致遷地空虛，盜賊益肆。七年巡撫王來任，以縮地遷民爲非策，疏請展復兩遷地界，聽民復居，奉旨依議。……邊界雖復，而各縣被遷內徙之民，能回鄉居者，已不得一二，沿海地多寬曠，粵東遂奏請移民墾闢以實之。於是惠潮嘉及閩贛人民，挈家徙墾於廣州府屬之新寧、肇慶府屬之鶴山、高明、開平、恩平、陽春、陽江等州縣，多與土著雜居。』

此雖未述及各地農民赴中山縣瀕海地區之墾殖景况，然其背景則相同也。粵東大吏之勸民墾殖。至雍正年間，

仍奉行不替，故其東北部農民，前赴中山等縣瀕海地區墾殖者仍夥。汪文炳纂香山縣志續編卷三輿地氏族，曾略爲記述，如云：

『沾涌（在谷鎮）陳族，始祖景雲，住嘉應州興寧縣，至九世祖秀譚，遷居增城。生四子，長應略。應略子分六大房。長次三由雍正初年移居香山沾涌，又分居神灣古宥沙崗仔定鉤環。現二十一代，丁口約二千人。』

『神灣劉姓，始祖進，原籍興寧。乾隆二年，祖尙德，遷居香山神灣。現歷六代，丁口二十餘人。』

『旗嶺下村毛族，始祖元鳳。雍正三年，由長樂縣遷居邑之下恭部神前村。迨乾隆三十九年，十三世祖運昌，由神涌前村，轉徙嶺下村。生四子：除分居馬溪神灣沾涌田心，及復徙神前等村，丁口千餘人。此外尚有存旗嶺下者，丁口約二百餘人。』

『沙埔洋（在黃梁都）羅族，始祖德錦，由惠州龍川縣遷來，丁口約四千餘人。』

而國父十二世祖連昌公所遷居涌口門村，在中山縣大字都，道光香山縣志卷二輿地都里永寧鄉大字都，書作涌口，注云：『暴志作涌口東，去城四十八里，去司三十里。』蓋卽中山縣東部瀕海地帶，亦卽康熙元年被逼遷界之地帶，其爲曾受復界後大吏招致農墾所遷至，實甚明顯。蓋連昌公之初遷增城，本屬流移性質，其迫於生事，而謀再遷沃壤，乃人情之常。而當時粵東大吏，又能明爲招徠，則其遷居涌口門村之底蘊，不難推證而知矣。連昌公於何年遷至涌口門村，雖今日未能遽爲判斷，然以其生於康熙八年，而卒於雍正六年，而又曾先遷增城，則據常理推之，當在康熙末葉，意者卽在其子迴千生年之前，卽康熙四十年以前數年乎？此則國父上世所由遷居中山縣之背景也。

七 清初粵東沿海被迫遷界之慘劇與粵東民族思想之伏流

而國父一家，其世代傳襲之民族意識，與思想，亦頗受感發於順治間在紫金縣之參與抗清義師，與康熙間在中山縣之受有瀕海地區遷界復界之影響，蓋其蓄之也久，故其傳襲而宣之者宏也。粵東遷界之史實，雖僅延續八年或二十三年，然其所予人民之慘酷，則有非今日所可想像而盡者，其會留子當日有關係諸人民之深度印像，無可疑也。茲先述其慘毒景況，而後略究其所造影響。同治香山縣志紀事云：

『初黃梁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衆。平藩左翼總兵班際盛計誘之曰：點閱報大府，卽許復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勒力長連埔，按名令民自前營入，後營出，入卽殺，無一人倖脫者。復界後，枯骨遍地，土民叢葬一阜，樹碣曰木龍塚。木龍者，甲辰隱語也。』

中山何大佐攬屑，載東海老人一條，亦云：

『崇禎末年，鄉中羣盜，聚散不常，鼎革後，橫行尤甚。未幾遂有遷徙之事。當大軍將至時，一蛋人自海上來，探知軍臨日期，密報於吾族老。……自稱東海老人，曰：不忍鄉人玉石俱焚也。後不知所之。當老人來報時，鄉人信疑參半，但遲行者，卽難免於厄。今鄉中有所謂大軍山者數處，乃各姓遇禍者遺骨封瘞之總墳也。與秦之封殺戶，楚之築京觀，事相類。』

此言當日中山縣瀕海遷界被殺人民之多也。而其幸未被殺，因流離他鄉，終死於瘟疫者，亦殊不鮮。麥學程遙識篇，嘗記其事，文云：

『康熙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太白經天。三月至五月大疫。遷徙之人在邑城省城寄居，感疫而死者，甚衆。』

而其宗祠之因遷界而被毀者，亦爲宗鄙之劇痛。如中山小欖何氏宗祠，卽因遷界被毀，其復建宗祠記

云：

「康熙元年，總督王國光，巡撫董應魁，會奏令虎門以西，厓門以東，沿海居民，遷徙內地五十里。癸卯二月，命內大人會制撫提軍，按臨定界，在古鎮潭洲各處，後藩下總兵張某懸示，始將潭洲小櫃，一併遷徙。閩鄉士庶，聯呈苦訴不恤。翌年十一月十九日，遂罹慘禍。人民離散，廬舍圯墟，祖祠亦爲官兵所毀。」

蓋又不徒生者受辱矣。而被遷出鄉，致財產與圖籍悉歸烏有者，尤不可勝數。麥應榮廣州五縣遷海軍路附錄與遷界之詩歌八九篇，其復社遺民李果奇一篇並序云

「癸卯被遷出鄉，落魄寄食。甲辰夏，偶到羊城，得尙公潔鎮臺，訪取先文介待漏圖，護存完好，復賦一首：

出疆回首已無家，計拙依劉祇自嗟。兒女飄零分海角，弟兄流落各天涯。書藏萬軸同歸燼，畫蓄千函總擲沙。簪履感君恩罔極，九重生面護官衙。」

唯遷界之慘毒如是，故遷民亦每挺而走險，道光香山縣志卷八事略載康熙「七年遷民結黨爲亂」，卽其明證。而展界後，元氣難復，江山依舊，人事已非，亦令子遺起無限悲感。同上廣州五縣遷海事略，附錄何道羣越巢歸鄉詩並序云：

「癸卯之秋，甫開海禁，出走彼都，負薪行歌，五更寒燠。戊申嘉平，奉命放歸，趨奔若狂，僕猶淹滯。茲幸辛亥秋冬之交，始得徐理一棹，重展先山。半里饑煙，萬家衰草，悵桑麻之非舊，泣草木之如新。烏鳥情深，皁魚淚落。若夫鄉虛祭酒，野乏招魂。洛邑之民，二三厥德，若赦之鬼，億萬其身。樂土爲墟，勝遊如夢。遂成永感，輒復孤吟。」

「踏到危橋馬自停，水邊茅屋如晨星。泊多漁艇添新市，場盡僧門出古銘。日落可憐村路黑，雨多方見草痕新。傷心華表歸來晚，誰信千年鶴姓丁。」

『橫風麒麟倒掛藤，萬家荒塚綠屠屠。人間久已傳金盃，地下何須點漆燈。十月祭田噴晚穫，一冬山徑沒寒冰。沉吟忽見長松樹，聞說狐狸夜夜升。』

『西園文酒久飄搖，空繞黃花認板橋。樓上彩雲連夜散，門前煙水幾時消。路逢獸跡爭傳虎，地少人蹤忽聽梟。獨有古槐依舊綠，不隨秋草共蕭蕭。』

『學得青歌未白頭，也攜尊酒上扁舟。杯邊楓葉從今落，夢裏江聲自古流。虹飲遠溪明月照，蟬吟衰柳怨重樓。紅樓曳月歸前浦，獨捻橫簫對暮秋。』

『新生蠶樹盡成團，行過朱門事已非。草滿不知何處立，路迷猶似未曾歸。井魚日見穿萍沒，谷鳥驚荒出穴飛。惟有當年垂釣叟，白頭猶戀舊漁磯。』

『路遠荒坵水接天，寂無風雨亦蕭然。淚紅原不因今日，頭白何曾是暮年。百尺藤蘿纏古廟，幾家煙火隔平田。分明鬼向孤兒哭，猶待清明送紙錢。』

『莫笑孤帆載暮歸，病人長憶故園扉。梅知漸暖何曾落，芹忍餘寒未敢肥。最恨歸船難買酒，祇憐臨水易沾衣。此時霜月白如晝，老鶴呼風橫海飛。』

蓋既遷其鄉里，戮其人民，毀其重器，墮其宗廟，夷其居室，傷痕既深，雖復界後，地方官爲之安輯存恤，而其憤恨之懷，終不能釋也。

而其他因官吏招徠而自外地遷至之農民，又或於往日曾參與其原籍之抗清義帥，民族思想，極與俱來，與沿海各地復界還鄉之悲懷才遺，雜錯而居，各懷身世，其影響遂使東南沿海各地於反清復明之天地會，起其鳴作用，民族之意識與思想，寢以發揚，中山縣瀕海曾被遷界之鄉村與海島，更演爲天地會在粵之疆紐，於晚清之革命運動，與有涵育之功。同治香山縣志紀事，於中山縣會黨活動景況，頗有提述，其文云：

『嘉慶七年，惠州會匪亂，延及廣州。邑四大兩都，隆都，古鎮，所在皆有，而黃梁都尤甚。』
『八年春，會匪餘孽遁外洋，遊掠大小虎浪白諸處。』

「道光二十二年，三合會再起，始事者石門甘秀，據老巢嘯聚，至於劫掠拒捕者，則隆都高明遠周配据也。初起時，撰妖書，造隱語。傳教者曰亞媽，引入會者曰舅父，又曰先生，曰升上。主文字者曰白紙扇。奔走者曰草鞋。各頭目曰紅棍。拜會曰登壇演戲，入會曰出世。每拜會，亞媽裹紅幘，服白衣。設五色旗，上書彪壽合和同字，分布五方，從某方來者隸某旗。設三重門，每門二人持刀，作八字形，拜會者匍匐入，自稱仔，赤身披髮，跪伏拜斗，念三十六咒，割指血盟受隱語，三角符，符內寫參天宏化四字。……彼此相遇，問姓名各以洪對，或稱三三二一，便知是會中人。」

所謂三合會，又稱洪門會，即天地會別名。其在中山縣所分布之四大兩都，與黃梁都，皆為曾被遷界之地區。而黃梁都即昔年遷民被殺叢葬為木龍塚者，其地人民之尤與會黨接近，非無因也。而中山縣天地會再起之始事者甘秀，為石門鄉人，其先世亦於康熙雍正間自東江所遷至。（註一九）石門鄉在中山縣大字都，與國父上世自涌口門村所遷居之翠亨，適相毗隣。國父居地之人文環境，蓋為民族意識與思想早已相當發揚者。國父從事革命之初年，所相與籌策者，多會黨中人。倘亦與故里之傳統環境有關乎？不然方值清廷嚴禁會黨之際，國父甫冠，胡為遂驟與天地會中人如鄭士良等相結納也。

國父生長地區之人文環境，已如是也。而其家先世，又確嘗一度與抗清義師有關。其輾轉遷徙，初即肇因於是。能力不滅，意念長存，兼之以教育之培植，益之以時代之激刺，認識既深，信守自切。則謂其偉大成就，即基層於此，亦差近矣。

八 國父上世在紫金縣時代之世次名諱與行實

惟 國父上世在紫金時代之各世行實，迄今尙以資料無多，不易陳述，所可據者，惟忠壩孫氏族譜所載名諱與世次及葬所耳。茲先爲摘錄，倘以今茲所述，而克引動海內鴻博之興趣，而更爲蒐訪，則拋磚引玉，所至祝也。（註二〇）

國父紫金忠壩始基祖諱友松，通稱百三十三郎。妣略八十娘。忠壩孫氏族譜卷端載雍正七年孫繼周撰譜序，其文云：

『我祖諱友松友義兄弟，雖閩遷粵嘉應州長樂縣琴江都一圖，開創於上正約忠壩，遂家於此，則爲發岡頭樂安孫族矣。迨隆慶三年，新建永安，奉割琴江一都二圖，歸善二都五圖，通共七圖，計糧米三千九百八十餘石。六年彙造版籍，則爲惠州府永安縣上鎮約之孫族矣。祖創基業豐隆，苗裔蕃衍，有聲於大明。』

按此所云長樂縣，明代本屬惠州，清初始與興寧等縣，改隸嘉應州。友松公自閩遷居紫金忠壩，在明永樂年間。其初居屋宇，土名『黃牛挨磨』。忠壩孫氏族譜，載孫氏源流云：

『茲譜之輯，仍照舊藏寫本，以上鎮約開基爲一世祖。……再上鎮卽忠壩也。黃牛挨磨，卽開基祖屋也。』

按所謂『黃牛挨磨』之開基祖屋，今存正堂三棟，及左右片橫屋，方向爲壬山兼子一線，已破漏不堪矣。友松公葬賀岡約林和塘螳螂埔蟬形，妣略氏，葬發岡頭墩子上。賀岡約在琴江都西南部，其『螳螂抽蟬』形一墳墓，今完好。墩子上則在忠壩孫屋排附近，惟其墳今已不見。友松公之弟友義公，則在上鎮約土頭墩開基。國父紫金忠壩二世祖諱敬忠公，爲友松公長子。分住上排祠堂開基，今稱孫屋排。敬忠公有弟忠忠，勸

忠，榮忠等三人。忠壩孫譜鈔本孫氏源流載：

『惠忠公移羌峯開基住。勸忠公妣劉孺人，分袁田祠堂開基住。榮忠公妣徐孺人，住下排祠堂，開基住。』

國父紫金忠壩三世祖諱永良公。妣吳孺人。合葬於祖祠右片礦沙窩。有兄諱永久，據忠壩孫譜鈔本孫氏源流，稱其移居『江西英德縣馬房廟側角』。考英德在粵北，江西無英德縣，此必鈔寫之誤。

國父紫金忠壩四世祖諱懷文公，妣湯孺人。忠壩孫譜鈔本孫氏源流，謂『合葬於九社下火燒鬚三墳地，上下左右，相連一共五穴。』

國父紫金忠壩五世祖諱鳳宗公，葬於祖祠花胎上，正幹兩穴。妣葉孺人，忠壩孫譜鈔本孫氏源流，稱『未知葬處。』

國父紫金忠壩六世祖諱明高公，葬於祖祠腦左邊。妣宋孺人，葬於鐵爐坑大窩背孟子洋。鐵爐坑距孫屋排十餘里，今其墳尙完好。

國父紫金忠壩七世祖諱仕伯公，葬於紫金附城黃嶺頭紫金山，正幹兩穴。

國父紫金忠壩八世祖諱紹宗公，葬於三墳地懷文公墳脚。妣古孺人，葬坑仔塘『眠牛形』。妣何孺人，葬於石仔崗背矮塘仔貓尾洗面形。紹宗公有弟諱耀宗公。

國父紫金忠壩九世祖諱乃和公，葬崩岡背路面上。妣林孺人，葬兵營頂。

國父紫金忠壩十世祖諱宗榮公，據忠壩孫譜鈔本孫氏源流，謂『葬於上正約口坑凹口寨。妣葉孺人，葬於杉子坑半嶺。生鼎茂公，鼎標公，鼎山公。』按凹口寨，又稱凹下山，爲清順治間紫金義士鍾丁先屯集千餘義民抗驅清兵處。其他爲忠壩隘口，又爲忠壩孫氏所分居，則宗榮公諸子或其姪輩曾參與丁先抗清義師，無可疑也。

國父十一世祖諱鼎標公，爲宗榮公次子，生際明社傾覆，清兵南下，從同都鍾丁先，屯集抗清主師於凹下

山，後解散歸農。卒葬水口。妣葉孺人，葬徑口。生三子：長連盛，次連昌，三連橋。水口在忠壩東南角，卽琴江出忠壩處。徑口在袁田約，距孫屋排約三十里。鼎標公有兄諱鼎茂，卒葬鐵爐坑龔箕窩。有弟諱鼎山，卒葬祖屋背左邊，未傳子嗣。三子連橋，移居外地，景況未明。二子連昌，初移居增城，後徙於中山縣涌口門村，是爲 國父十二世祖，亦卽 國父中山縣始基祖。自友松公至連昌公，累代皆以述讀爲業。

九 國父上世遷居中山縣後之世次名諱與行實

至 國父上世遷居中山縣後之事蹟，雖今日所知尙鮮，然以翠亭孫氏列祖生沒紀念簿考之，其名諱與年代亦甚明實。茲依次述之：

國父十二世祖諱連昌公，始自紫金忠壩，移居增城，繼於康熙中葉，再遷中山縣涌口門村。據孫氏列祖生沒紀念簿，謂：

『連昌公生於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壽五十二歲。妣陳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

按此所云己酉年爲康熙八年，戊申年爲雍正六年。自康熙八年至雍正六年，凡六十年，是連昌公實享壽六十歲，此云『五十二歲』當爲誤記。其妣陳氏，生年丙辰，當爲康熙十五年，卒年戊申與連昌公卒年，同爲雍正六年。自康熙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凡五十三年，是連昌公妣陳氏，享壽五十三歲。蓋小連昌公七歲也。

國父十三世祖諱迴千公，據同上紀念簿，謂：

『生康熙辛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壬申年二月二十一日。妣譚氏，生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

按此所云『康熙辛巳年』，即康熙四十年，壬申年爲乾隆十七年，自康熙四十年至乾隆十七年，凡五十二年，是迴千公享壽五十二歲。『康熙甲申年』，即康熙四十三年，『乾隆癸未年』，即乾隆二十八年，自康熙四十三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凡六十年。是迴千公妣譚氏，享壽六十歲。其人小迴千公二歲。

國父十四世祖諱殿朝公。據同上紀念簿，謂：

『生乾隆乙丑年七月十四日，卒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壽四十九歲。妣林氏，乾隆戊辰年三月十

八日生，嘉慶丁卯年七月十二日卒，壽二十歲。」

按此所云『乾隆乙丑年』，即乾隆十年。殿朝公妣林氏，生年戊辰，即乾隆十三年，卒年丁卯，即嘉慶十二年。自乾隆十三年至嘉慶十二年，凡六十一年，是殿朝公妣林氏，享壽六十一歲。其人小殿朝公二歲。此云『壽二十歲』，蓋鈔錄之誤也。諸家記述翠亨孫氏源流，每僅據口頭訪問，自殿朝公爲始，（註三）似殿朝公爲自涌口門村遷居翠亨之始基祖，蓋雖未見於文字記錄，而口碑仍可考也。據此，則國父上世之遷住涌口門村，亦僅先後三代已耳。按翠亨亦在中山縣大字都，據道光香山縣志卷二與地都里永寧鄉大字都，載『翠亨，暴志作蔡坑，去城五十六里。』蓋與隔田石岡等村，皆相近，亦即昔年被迫遷界之地區。

國父十五世祖諱恆輝公，居翠亨村，與楊陸等姓爲隣。據同上紀念簿，謂：

『生乾隆丁亥年九月十四日，卒嘉慶辛酉年正月初九日，壽三十五歲。妣程氏，生乾隆丙戌年九月二十日，卒嘉慶辛巳年六月三十日。』

按此所云『乾隆丁亥年』，即乾隆三十二年，『嘉慶辛酉年』，即嘉慶六年。恆輝公妣程氏，生年丙戌，即乾隆三十一年，卒年辛巳，即道光元年，自乾隆三十一年至道光元年，凡五十六年，是恆輝公妣程氏，實享壽五十六歲。其人大恆輝公一歲。嘉慶歲次，本無辛巳，此云『嘉慶辛巳』，當爲道光元年辛巳之誤？

國父十六世祖諱敬賢公，即國父之祖父，據同上紀念簿，謂：

『生乾隆戊申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道光己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壽六十二歲。妣黃氏，生乾隆壬子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同治己巳年九月初五日，壽七十八歲。』

按此所云『乾隆戊申年』，即乾隆五十三年，『道光己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而恆輝公卒於嘉慶六年，時敬賢公纔十四齡耳。其妣黃氏，生年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卒年己巳，即同治八年。其人小敬賢公四歲。據國父胞姊妙西姑太太談述：

『祖父敬賢公以耕讀發家，頗有錢。後以醉心風水，屢事墳工，所費不貲，變賣田地，入不敷出，家費遂

耗。至父親達成公，亦好風水，終年養一來自嘉應州之風水先生。各祖先墳地，皆父親所尋得改葬。祖父之墳，地師謂葬後十年，必生偉人。咸豐四年安葬，至同治五年總理誕生，相去果僅十三年也。」

按敬賢公處少孤之境，非其才智與體力倍於常人，決難以耕讀發家。國父上世自運昌公輾轉遷徙，以至殿朝公再遷翠亨，皆不遑寧處，無暇以文節自顯。至敬賢公後，始家道日昌，生達成，學成，觀成三子。其醉心風水，屢事墳工，正足以示其不忘先入遷移志業，風水固未能福人，而其所沿襲之志業，則有陶冶啓發之功能。觀國父對美人林百克 (Paul Linbarger) 所談話，特提述『家廟在東江上公館村 (Kung Kum)』，知其所感發於木本水源者深矣。

十 國父之父母行實與國父所感受之家鄉陶冶

而國父所直接受感發於其父母之培育與示範，及其家鄉陶冶者，尤不可不為提述。翠亨總理故居所藏孫氏列祖生歿紀念簿，記總理父母與叔父母之生終年代，謂：

「十七世祖考達成，號道川，敬賢公長子。生嘉慶癸酉年九月初三日丑時，卒光緒戊子年二月十二日戌時，壽七十六歲。妣楊氏，生戊子道光八年六月十三日亥時，卒宣統二年庚戌，六月十三日午時，壽八十三歲。」

「十七世祖考學成，敬賢公次子。生道光丙戌年二月初三日，卒同治甲子年八月十八日，壽三十七歲。妣程氏，生道光丙申年六月十四日，卒壬子年民國元年十月初六日，壽七十七歲。」

「十七世祖考觀成，敬賢公三子。生道光辛卯年四月初七日，卒同治丁卯年八月初八日，壽三十七歲。妣譚氏，出嫁。」

按達成公即國父之父，其生年癸酉，為嘉慶十八年，卒年戊子，為道光十四年。其弟學成，生年丙戌，為道光六年，卒年甲子，為同治三年。其次弟觀成，生年辛卯，為道光十一年。卒年丁卯，為同治六年。達成公一名觀林，能紹承父業，勤於耕稼畜牧，兼營小本商販。據妙西姑太太談述：

「初父親家尙小康，以迷信風水，遂致貧苦日甚。不得已，乃至澳門，就業於外國鞋鋪，每月工資，僅四圓耳。如是數年，始復返里。三十三歲與母親隔田楊氏結婚，其時母親纔十八歲。」

而其為人，則饒有長者風度。據革命先烈楊鶴齡之弟楊子剛先生談述：（註二）

「達成公面修而額高，兩目睜人，炯炯有神，眉髮甚長。御粗布服，有時足登履。時在門前榕樹下石凳憩坐，吸旱煙，狀若沉思。常為鄉友講述故事。待朋友甚誠摯，家雖不豐，曾養其友某君至十八年之

久。」

達成公自澳門返鄉後，益純樸忠厚，旋與隔田楊勝輝公之女結婚，楊氏固大族，而勝輝公尤望重一鄉，故當迎娶之際，人皆以賢夫婦目之。據妙西姑太太談述：

『父親四十一歲生大老壽屏。四十四歲生大姊金星，金星生四歲而死。四十七歲生二老德祐，德祐生六歲而死。五十一歲生妙西。五十四歲生總理。又五年生妹綺秋。』

按此所云達成公生子年歲，與上列祖生歿紀念簿所載，微有出入，當是妙西所誤憶。紀念簿云：

『十八世祖考德彰公，達成公長子，生咸豐甲寅年十月十七日卯時，卒民國三年甲寅，十二月二十八日申時，壽六十一歲。』

『十八世祖考德祐，達成公二子，生咸豐庚申年九月二十五日，卒同治乙丑年十二月初一日，年六歲。』

『十八世祖德明，生同治丙寅年十月初六日寅時，卒民國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巳時，壽六十歲。』

按此所云德彰公，一名眉，字壽屏，即國父長兄。所謂德明，即國父在兄弟排行之名。德彰生年甲寅，爲咸豐四年，由此上推至達成公生年之嘉慶十八年，得四十二年，是達成公於四十二歲始生長子德彰，妙西所記，適差一年。又德祐生年庚申，爲咸豐十年，時達成公已四十八歲，妙西所記，亦差一年。國父生年丙寅，則爲同治五年。

而達成公與其妻楊氏，亦終身相愛，家庭常怡然和樂。尤於兄弟妯娌，能盡友于之義。學成觀成二公，均嘗赴美營生，出門後，久不得訊，後悉一卒於上海，一卒於加利福尼亞之金鑽區域。達成公迎養學成公妻程氏及觀成公妻譚氏。而國父之母楊氏，更因妯娌之早寡，而彌相敬愛。(註二三)

蓋國父之母楊氏，本名門家女，自于歸達成公生育子女後，尤盡力於持家教子，適爲達成公賢內助，而於國父之教養，影響尤鉅。據妙西姑太太談述：(註二四)

「達成公爲人最和平忠厚，且公正廉明，故爲村人所敬仰。惟以家業甚稀，故嘗終歲勤勞，略不得息，及壽屏漸長，能幫助操作，家計始漸舒裕。壽屏讀書僅四年，年十八，卽赴檀香山經商。二十五歲返里，與譚氏結婚。翌年攜總理赴檀時，總理纔十四齡也，總理少卽聰穎，惟以達成公家計不豐，故至十歲，始正式入鄉塾讀書。總理幼時卽喜爲人打仗，見羣兒被人欺凌，則大抱不平，必奮勇以打，卽打不贏，亦不稍退。村童衣服，每爲扯破，母親必代爲補好，並嚴責總理。總理自小反對賭博，十三歲時，值羣兒集祠堂爲牌九之戲，其中有楊帝卓者，年十七矣，總理拉其辮子，勸其勿賭。帝卓以拉辮子必敗賭運，深致不滿，俄而大敗，遂攜住總理，拉辮子以頭擊壁，至劇痛氣絕不省人事。後衆人以藥塗之，一時許始蘇。母親乃攜之回家。母親教子甚嚴，遇總與理他家兒童無理毆打，必喚返鞭責，是番以曲在帝卓，故未被責。總理自小任事勤敏，自塾回家，必幫助農作，如打禾之類，皆所擅長。又善泅水，入水如蛙，村中兒童，皆不能及。十四歲赴檀香山，讀洋書，習英文。越二年，入耶穌教，以破壞神像，爲壽屏所不滿。又二年，壽屏遂命之返國讀書，蓋欲其多習中國之倫常道德也。」

惟國父之性格，則尤與達成公相似。吳稚暉先生（敬恆）嘗演講總理與中國革命，謂：

『在總理的父親這一代的家道，也是很艱苦的。但總理父親的爲人，卻非常誠實嚴正，待人很是慈祥和藹，在鄉里中是很受人敬愛的一位老人家。總理的母親，更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太太；現在我們從許多有關的書上，還可以看到這老太太的照相。大家看看總理的相貌，就很像他的母親。我們中國人常常說：一個凡是相貌像母親性情像父親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們可以想到，自然也有許多人這樣去說總理的。這種古人傳下來的說法，我們固然不必過於相信，不過在事實上，總理的確是這樣的。』

惟國父之性格與達成公相似，故於耕讀人家之美德，如婦女之不事纏足，男子之艱苦耐勞，而崇尚實

用，皆於 國父有傳襲作用。觀 國父幼年自塾返家之勤操農事，及其小時反對其母楊氏之爲其姊妹纏足（註二）即可知其特性之所在與由來矣。

而 國父之父達成公，與祖母黃太夫人，及叔母程氏，均以善講故事，能激發兒童志趣，尤予 國父以鉅大影響。同上吳稚暉先生演講云：

『總理在四歲以前，雖然是完全過的家庭生活，但在這個時期，他受到祖母黃老太太的影響很大，立下了他一生的根基。』

又林百克孫逸仙傳記云：

『那時清政府不准外國船隨意停泊，特指定金星港爲外人泊船之所。這金星港地居廣州香山澳門三商埠的中間。……翠亨和金星相距甚近，所以港上的事情，這村中質樸而稍稍啓發的人民都可以知道。……中山幼時，很喜歡聽人講港上的事情，……那時他家有一位寄居的老叔母，他是從金星港的市外搬來，很熟悉港上的事情，並是很健談的。他一次對中山說：這些外國船泊在港上是很可怕的，因爲船上常發現奇怪的事情，這些外國人金錢是很多的，他們穿着奇怪的衣服，頭上沒有髮辮，也有並頭髮都沒有的，但是他們有很多像火一般的鬚鬚，他們用銳利的刀子吃東西，常在他們常用的槍裏出煙。……中山課餘在田野間幫助家人工作的時候，心中常想，外國人既有種種使人不安，他們一定有值得研究的事情，……這種推究事情的精神，後來便是這改造家成功的基礎。（據陸友白編孫文全集首集傳記摘譯本）。』

國父後日欲赴海外與究心外事諸意念，殆即植基於此。

而其最予 國父幼年以鉅大感發者，則爲關於太平天國之故事。同上吳稚暉先生演講云：

『總理那時在這私塾內讀書，卻一切也不能解決他的疑難，還是他六七歲的時候，聽到了太平天國的老兵講洪秀全的故事，倒給了他了不得的教育。總理的革命思想，就是在這種教育下發生的。』

惟國父幼年在私塾所受之教育，亦與其後日之志業有關，據國父胞姊妙西談述：

『塾師爲台山某氏，教讀頗嚴，所授爲四書等經。又善看相，常於達成公前盛道總理非常兒可比。謂此子養至成年，能爲非常事業，小事不屑做，做亦必不成。』

而吳稚暉先生在另文中山先生革命的兩基礎附中山先生年系，亦云：

『戊寅，清光緒四年，西一八七八年，十三歲。入其叔所設之私塾，聞洪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

蓋國父所居之鄉里與幼年所就學之私塾，皆流行關於太平天國之故事，故國父自幼即深受影響。以此證以國父後日所作漢公太平天國戰史序，於洪秀全建國，有比時人特爲深厚之識解與評價，更知其於幼年必受有鉅大感發，其序文云：（註二六）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卽位於南京。朱明不數年奄有漢家故土，傳世數百，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餘年，及身而亡。無識者特倡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敗論豪傑也。胡元亡漢，運不及百年，去古未遠，衣冠制度，仍用漢官儀，加以當時士君子半師承趙江漢劉因諸賢學說，華夏之辨，多能道者，故李思齊等擁兵不出，劉基徐達常遇春胡深諸人，皆徒步從明祖，羣起亡胡，則大事易舉也。滿清竊國，二百餘年，明遺老之流風遺韻，蕩然無存，士大夫又久處異族籠絡壓抑之下，習與相忘，廉恥道喪，莫此爲甚，雖以羅曾劉郭，號稱學者，終不明春秋大義，日陷以漢攻漢之策，太平天國遂底於亡。豈天未厭胡運歟？抑漢子孫不肖歟？其當時戰略失宜有以致之歟？洪朝立國，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偉績，概付焚如，卽洪門子弟，亦不詳其實事，是可嘆也。漢公搜輯東南太平遺書，不下數十種，凡遺世見聞，可記者錄之，題曰太平天國戰史，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太平一朝，與戰相終始，其他文藝官制諸典，不能蔚然成帙。然近時僞本流行，關於太平戰蹟，多所隱諱。漢公是篇，可謂揚皇漢之武功，舉從前穢史一澄清之，俾讀者識太平朝之所以異於朱明，漢家謀恢復者，不可謂無人。洪門子弟，手此一篇，亦足徵高曾知鑊之遺，當世守其志而勿替，予亦有光榮焉。』

蓋 國父所居中山縣之沿海各鄉，自康熙初葉遷界復界以後，其農民每多自東部惠潮嘉等地所遷至。此輩農民，世代以耕讀爲業，以源流相似，情感易通，與太平天國之主動人物，較易接近，其子弟當日亦不無曾參加太平軍者。國父幼年之得習聞昔年洪楊輩建國故事，蓋有其歷史背景，非偶然致是也。

而此輩世以耕讀爲業自外地遷居中山縣瀕海各鄉之農民，以上世或曾參與抗清義師，或曾感受其他影響之關係，又往往較易接近以反清復明爲主旨之會黨中人。觀 國父後日對於會黨特具有深厚之認識與關係，知其幼年必曾受會黨中人如石門甘秀餘黨遺裔等之感發，國父自傳云：（註二七）

『當子肄業於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色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之亡，迄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一二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佈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則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

按此所云『當極爲祕密，……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可謂洞達天地會之底蘊。國父上世自遷居中山縣後，力事耕讀，無應舉覓官者，非士大夫之類可比，其與隣里會黨中人如石門村甘秀遺裔等，較易接近，實意料中事。以國父幼年之善思好問，當無不聞悉其隣居昔有會黨活動之理，則其曾並受感發，無可疑也。

蓋國父所受於其父若母與其家鄉之所感發陶冶者如此。惜達成公至光緒十四年，卽不幸病逝，時國父纔二十三歲，未及見國父革命大業之開展耳。達成公今葬翠亨村北犁頭山南腰，其墓石署『顯十七世祖考達成孫公之墓。本山坐庚向申，兼酉卯之原，民國十五年秋吉旦立石。』石面左右鐫：『效靈現五桂，耀彩應三台。』其墳又上更高處，則爲敬賢公墓，開墓門可遠眺金星港外諸島嶼，氣象壯闊，亦勝景云。

十一 國父聰明睿智與氣宇魄力所由發揚之根源

而國父遂以種種關係，而成其偉大之學問事業與人格。惟此種種關係，究以何者爲根源？則言人人殊，尙難剖決。英人康德黎 (James Cantlie) 著孫逸仙與新中國 (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謂國父之所以成功，由於其能信愛與富希望，而歸結於得上蒼所賦之才能。其文云：

『生於中國窮鄉僻壤的他，怎樣認識主權，君權，與勢力？他怎能推翻穩固的王室？掃除橫縱中國數世紀和拘束四萬萬人民的命運的舊政？他曾明言沒有勢力，金錢或組織革命的訓練，雖然組織力的偉大，誠無可限量。……國內雖然已經人心搖動，但想從有財有勢有聲望的家族中或八股先生中，挑選出擔負改革大任的領袖，本來，似乎辦不到，所以蒼乃從卑微之家，甄拔一位男兒，賦以非金錢所可購或東西學問所能產生的才能。……當所有別的人們改造中國失敗時，何以聰明的華人竟然聽從他？何故？就是因爲他爲人光明磊落，愛國真忱，性格誠實，爲國效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據鄭啓中陳鶴侶合譯本)』

而美人林百克孫逸仙傳記，則謂國父之所由偉大，實由於有強健體力之農村生活，與愉悅身心之家庭環境，爲之造成。其文云：

『廣東的天氣，很有益於人體的發育的，而尤其翠亨一帶。翠亨雖在熱帶上，而冬天也有一些輕微的霜雪，可以調節人生的需要。翠亨離廣州四十英里，是廣東唯一有霜雪的地方。大概熱帶很少領袖人物，而中山卻是少數的一個。在他長時期的努力於革命生活中，所表示他的堅苦卓絕，冒險奮鬥的精神和體魄，不單是有益的天氣上得來的，而尤其是他的強健體力的農村生活和愉悅身心的家庭環境中造成的。』

(據陸友白編孫文全集首集傳記摘譯本)』

夫所謂特賦才能，與農村生活，及家庭環境，雖皆為構成 國父偉大志業與人格之要因，然究之實際，則所由構成此特賦才能與家庭環境等之基點，仍不能不歸結於 國父一家之累世遺襲與所由長成。國父聰明睿智與氣宇魄力之基點。人不能離家世傳替而言生命延展。夫欲探究各人之生命本源與狀態，尚不能不取證於其人家世傳替，而謂欲檢討其人基於生命現象而起之種種活動與成就，不取證於其人家世傳替，而能為根本之闡釋者，有是理乎。蓋嘗考之， 國父一家之世代傳襲與 國父聰明睿智及氣宇魄力所由發揚之根源基點，除時賢所論述外，尚有四端：

一者為耕讀傳家，自強不息，足食尚義，明恥有為，有以使其人世代之知識與體力，技能與樸德，相濟以進，以成其優秀健實之傳襲，雖先世無赫赫榮名。而後勁之偉業，乃蓄久而遂發也。蓋 國父上世，自其人粵始祖友松公，遷居紫金忠壩以還，即以耕讀為業，非純事耕稼而不讀書，或純事讀書商宦而不事耕稼者可比。自其十二世祖連昌公，遷居增城，旋復遷居中山縣後，亦世守其耕讀恆業，行健不息。即可知其為耕讀之互濟，與德藝之雙溶；換言之，即耕讀文化之實踐。（註二八）其堅苦習慣，與健實體魄，意即植基於是。林百克氏所謂有強健體力之農村生活，實際即指此由傳襲而成，有充實體力與智能之耕讀雙溶生活，不然，獲度農村生活者亦夥矣，何僅翠亨孫家而後誕生曠世賢豪耶？

二者為遷移轉徙幾經困難，受自然淘汰，與人力勝天諸作用之影響，適成為優者之演存，（註二九）而聰明與體魄遂愈傳演而愈進展，雖其各世丁口，原亦無多，而生力特富，一至相當時期，遂發為特殊才能，而克成其偉大志業也。 國父一家自上世以培禦黃巢之亂，而自中原徙贛無論矣，其後復自贛徙閩粵無論矣，而遷居粵省後，至明末復以參與抗清義師，不遑寧處，其十二世祖連昌公，既自紫金遷增城矣，而未幾又遷中山涌口門村，越二傳又再遷翠亨。夫人情莫不愛鄉土而戀舊居，非萬不得已，寧終老故鄉，不輕易挈家遠徙。 國父上世之輾轉遷徙，亦由於不得已者。蓋非以變亂避居，即以舉義移徙，非以饑饉出遷，即以墾荒遠適，其間塗塗之顛沛，異鄉之流離，亦有不堪其苦者矣，非其願力獨宏，而克適應環境，以至克服環境，必不能達其生存演

進之目的。別事姑勿論矣，卽就紫金忠瑞連昌公前後旁支各世，在其族譜所會明載其人未傳或出外後未知下落者言之，消息如何？亦已可知；忠瑞旁支各世亦姑勿論矣，卽就連昌公遷居中山縣後言之，四代且仍單傳，至十六世敬賢公始生三子。蓋其幸而傳演生存，亦已於歷盡自然淘汰與人力勝天諸作用所影響所選擇之最優秀者矣。聰明與體魄皆以優者愈傳演而愈優，國父之所以克爲曠世賢豪，乃其一家，以至其一族，甚至以中國全民族，受盡無數遷移轉徙，自然淘汰與人力勝天諸作用所犧牲所錘鍊而成之代價，非偶然致是也。

三者爲沿海裂啓，來者寔多，非寬宏大度，德足罩人，不能相安相處，非深思遠慮，自立自強，不能生息其間，由經驗之累積，遂養成其人適宜之態度與明密之心思，世代相傳，而恢張之氣宇，與獨特之容知，遂以發矣。蓋國父上世，自其十二世祖連昌公，以抗清義民之遺裔，而轉徙於中山縣浦口門村，越二世復遷居翠亨，其相與聚處之人民，或爲同自東江所遷至之農民，或爲由邊界復界而還鄉之遺裔，源流系統，本不相同，雜錯毗居，初難盡適，自非外示和齊之道，而內爲奮發之方，無論何種遷民，皆難相安無事。其能安適而有所進展者，必於和齊與奮發二端，有所成就。國父之祖父敬賢公及父達成公，皆以善能排難解紛，被鄉里推爲誠實長者，而成甚敬愛。（註三〇）而達成公之就業澳門，及其弟學成觀成之遠赴美國加州，皆爲家世能自奮發之明證。而達成公既自澳門返里矣，又復不染海市繁華之習，耕稼縫紉，操之益力；其二弟既不幸歿於外地矣，而達成公長子德彰，卽國父之兄，又復令之遠赴檀島，非有深思遠慮，冒險有爲之志，豈傳襲者，能如是耶？國父之氣宇與容智之所由過人，雖曰其學養之富，有以致之，而植基於深遠之家世傳襲，亦至明焉。

四者爲民族運動，早與相關，傳襲既久，體驗實深，鴻謨以愈積而愈多，信念以愈傳而愈固，故一遇時會，遂蔚然爲羣倫領袖，蓋由傳襲之民族運動訓練，而發爲特富之容智與信力，由特富之容智與信力，又發爲更深切更熱烈之民族革命運動也。國父上世在紫金時曾參與抗清義舉，而遺其意識與經驗於其遺裔，固無論矣，其所遷翠亨村隣居石門坑有以反清復明爲主旨之會黨活動，而曾遺其影響於當地，亦無論矣，卽就太平天國之建立言之，以其首事諸王之遷移景況與源流，皆與國父上世相似，易生同類意識與其鳴作用。而太平

軍失敗後，其遺裔亦確有曾輾轉而潛匿翠亨一帶，如國父幼年所遇見者，則其家世之感受太平軍訓練與經驗，亦今日好學深思之士心知其意者所能推證者也。蓋國父之所由興起，除遠紹中國數千年先賢先烈相傳之遺緒外，且復近接其一家一族，以至於與其同一源流之民衆，甚至於全中國之民族，自明末清初所發動之民族義舉，以至於會黨運動，太平軍運動，種種宏業之傳襲，而更爲發揚光大者也。

十二 結論

要之 國父之家世源流，自其入粵始祖友松公於明永樂年間自閩遷粵紫金縣後，至 國父適傳十八代，世以耕讀爲業，各代之名諱世次，皆甚明確。自友松公至十一世祖鼎標公，俱住紫金忠壩，以鼎標公一支，嘗開基於忠壩公館背，故 國父嘗稱其家廟在東江上公館村(Kung Kung)。自其十二世祖連昌公於清康熙年間由紫金遷居增城，未幾復遷中山縣涌口門村，越二傳，至十四世祖殿朝公，又自涌口門村遷居翠亨，至 國父本身，適傳五代，故 國父嘗謂其幾代近祖皆住翠亨。至其遠世源流，則唐以前俱住陳留，爲中原世族，自唐僖宗時黃巢變亂，其遠祖訓公，始以領公堵禦之故，遷居江西寧都，歷五代至宋，子孫寔多，散佈於贛南閩南等地，元明之際，始多自閩贛，遷粵， 國父之入粵始祖友松公，即自福建長汀河田遷粵之一支也。

至其在粵之遷移背景，則十二世祖連昌公之遷居增城，實與其上世之曾參與抗清義師有關。蓋義師解散，故里受迫，其子若孫，遂寢徙於外也。而其自增城遷居中山縣涌口門村，則更與順康間清廷迫令粵東瀕海遷界復界有關。唯其輾轉遷徙，皆有所不得已者，且嘗蒙受絕大痛苦，故其民族意識，亦愈傳襲而愈深切。而遷徙之際，輒受自然淘汰與人力勝天諸作用之支配與影響，終以優者而得生存演進。至 國父遂以接受家世傳襲，及時代激刺，與 國父本身之奮鬥，遂挺然爲曠世英豪，而爲民族國家之領袖，蓋其導源甚遠，故其洪流彌長也。此則今所考述大凡也。

惟此外尚有須附爲說明者，歷史之研討，全以資料之獲得爲憑準，而資料之蒐訪，又往往受時間與地域之限制。今茲所考，如自 國父入粵始祖友松公以上至訓公之世次名諱，皆以資料不備，未能明述；而自友松公至 國父十五世祖恆輝公，亦僅略舉其世次名諱與遷徙背景，其餘生平行誼，多未提述，蓋亦以資料尙缺乏也。海內不乏鴻博而富皮藏之君子，甚望能以此類資料，惠賜補訂，或藉爲更進一步之研討，而別爲一書！學術乃國家公器，倘蒙進而教之，則尤馨香禱祝焉！

附註

(註一)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編印之總理年譜初稿，蓋為故邵元冲先生為該會主任委員時所主編。關於國父事蹟之按年敘錄者，前有吳稚暉先生所作中山先生年系，及吳醒亞先生所編中山先生年譜，惟皆事屬始創，文甚簡略。而上海卿雲公司所印孫文全集首集傳記，除載吳稚暉先生所作年系外，復載徐民編及未署編者名氏之年表各一篇，亦過於簡略。就已刊行之國父年譜而論，當以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所編總理年譜較為具條統矣。惟該書今日已甚鮮流行。

(註二)余於民國二十二年九月曾至總理故居小洋房約二十步之中山縣農事試驗場，住宿三日。每日除訪問翠亨門，轉乘汽車赴翠亨，在距總理故居小洋房約二十步之中山縣農事試驗場，住宿三日。每日除訪問翠亨村居民，及附近各村如石門坑，竹頭園，巡仔萌等村居民，並蒐訪文獻外，即至總理故居，謁國父胞姊妙西，即中山縣人士所稱為老姑太者，請彼講述國父家世源流，家庭景況，並幼年生活，親戚景況等。同時訪問故居管理委員陸華禧先生，即先烈陸皓東之胞弟。並鈔錄故居所藏孫氏列祖生沒紀念簿，與陸氏家譜所載中山縣陸氏源流，獲得資料頗富，並於當地寫成訪問記一厚冊，於老姑太及陸先生之贊助，有銘感而不能忘者。本擬專作總理故居巡禮記一書，藉資紀念。以人事紛紜，久久未得排比繕定，僅將有關係各資料，與關於廣東八種調查所得之資料，同置一箱，隨身攜帶。會倭寇侵陵，肆無忌止，廣州寓所，慮為所炸，乃將該箱移庋於番禺某鄉。迄廣州緊急，車輛缺乏，無法救運，遂與俱沒，心血所聚，竟以無蹤，惜哉！倘該資料仍能為國人所弋獲，甚望能賜予寄回，豈惟余感謝無竟，抑於學術研究，不無小補也。

(註三)余所訪問之粵東各孫氏人士，多以口頭述其家世源流，或出示有關係各文獻。而官田孫漢基

先生，幼承其尊人孫碧灣先生（天麒）之家學，所識特多。除鈔示其家譜所載源流世系外，並詳述關於粵東各地孫氏源流之問題與資料。今附此致謝。

（註四）余於紫金孫氏之源流及現況，自民國二十二年以後，即甚注意。嘗以東返之便，親往忠壩調查，並向國立中山大學紫金籍學生，詢問一切。惟初無結果。二十七年復囑中大助教紫金人郭文敬君，爲致函紫金各界，詳爲調查，亦無所獲，蓋以紫金孫族，多僻居山地，訪問實甚難也。直至友人李蔚春先生（蔚）爲紫金縣長，始得查出忠壩孫氏之現況，及其與國父上世之關係。又近據紫金人張君偉文語我，紫金尚義一帶，有孫族數千人，或亦與國父上世有同一源流之關係。按孫漢基先生所鈔寄之興寧孫氏族譜，謂興寧開基之孫契全公，其子孫有遷居永安尚義約者，族裔甚繁。則今日紫金尚義孫氏，似僅與國父上世爲同自唐代孫訥所傳演，而其入粵始祖，則非同一人也。

（註五）迄本年（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紫金縣長李蔚春先生，至曲江出席廣東省行政會議，始克將其所借得之忠壩孫氏族譜舊鈔本攜出相示，即爲傳鈔一份。多年沉鬱，至此爲宣。而友人紫金忠壩溫濟琴先生，旋爲余述忠壩地理情況，與有關之史蹟，足以補充李先生所寄孫氏族譜舊鈔本之不足，李先生與溫先生之熱心學術，至可敬佩，謹此致謝。

（註六）吳稚暉先生演講總理與中國革命之講詞，見中央訓練團團刊第五十三期。

（註七）參考劉彬華等纂道光永安縣三志卷一沿革，及卷五人物。又屈大均於康熙二十六年所修永安縣次志十七卷，今北平故宮博物館尙有其書，甚可參考。而屈氏廣東新語，有永安縣一條，永安三都一條，秋鄉一條，火帶一條，南嶺一條，永安五江一條，永安諸盜一條，永安黃氏三孝子一條，均可考見明末清初紫金景況。又康熙初刊本翁山文外，有永安五列女傳，亦可參考。

（註八）族兄梓材參謀長，嘗爲余言：於駐軍粵桂各地時，常訪問當地各鄉村之居民源流，其自外地所遷入者，於原籍地名，或統記州邑總名，或僅記鄉村小名，求其原因，悉與此所述全同。斯亦治人文地

理學者所宜注意者也。

(註九)自民國三十年九月六日中央通訊社桂林分社，發表關於余新近發現 國父上世譜牒一專電消息後，各地報紙悉爲揭載。浙江東南日報社，曾特派記者至寧都調查，見廣東文化新聞社所出文化新聞第三號史料欄泰和通訊。

(註一〇)參考舊唐書卷二百下黃巢傳。

(註一一)商務印書館新印叢書集成本斜川集，卷五孫志康墓銘，稱志康爲虔州感化人。虔州卽今贛州，兩宋虔州有虔化縣無感化縣，此必虔化之誤。

(註一二)此據江西通志館館長吳謫林先生(宗慈)所函告，蓋該館曾派人至寧都調查也。參見註二〇。

(註一三)紫金忠壩凹山寨一帶，原亦爲友松公子孫所移居，見李蔚春先生所寄余之調查簡報。

(註一四)參考拙作晚明鍾丁先義士集跋，文見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所編書林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註一五)參考拙作太平天國洪天王家世考，文見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所編廣州學報第一卷第二期。及逸經第二期簡又文先生遊洪秀全故鄉所得到的太平天國新史料。又花縣洪秀全族內所遺家譜鈔本，余亦獲藏一部，可參考。

(註一六)參考連橫臺灣通史，及夏琳海記輯要。

(註一七)參考江日昇臺灣外紀及近人麥應榮先生廣州五縣邊海事略，文見廣東文物。

(註一八)見王灃粵遊紀略。按閩粵遷界復界事，及遷界後景況，清吏部侍郎杜臻，嘗專著一書，曰閩粵巡視記，最翔實可據。惜此書後遭禁燬，甚不易得。

(註一九)余至中山縣翠亨鄉 總理故居調查，其任執役者，爲中山縣農事試驗場傭工甘某，卽石門坑人，爲余述其家世與其鄉村景況，謂其鄉練習武術與參與會黨活動者，迄清末猶未歇云。

(註二〇) 江西通志館館長吳藹林先生(宗慈)自開余發現 國父上世譜牒，知其先代曾宅居江西寧都後，即曾派員至寧都調查遺蹟，聞已獲有相當資料。亦可喜消息也。茲鈔出其第二次來函，以供參考。『香林先生史席^時：奉十月二十八日手書，關於 國父世系源流考。具悉梗概。現派專員調查其族譜墓地等尚未蕪事。茲先略復大概如後：初以爲孫訓之後，第一步即遷循州等地，第二步再遷香山。今接來函，則有由虔化先遷閩，再由閩遷粵之一段史實。容函採訪員，再據此詳爲調查。據已查得之譜系表，將由虔化遷居各地之記載鈔奉，其詳當再及也。訓公之子侯房遷江西零都青塘等處。訓公之子伯房之第四世，曰承事者，譜載其後裔今居福建汀州河田。訓公之子伯房之第七世曰十九秀才者，老譜載今居廣東循州者，爲其後裔。訓公之子伯房之第五世曰四郎者，老譜載遷居浙江餘姚。又第六世曰宣敦者，譜載其子孫俱遷餘姚。訓公之子子房之第九世七郎者，徙居零城南山下。訓公之子男房之第六世曰大貞元者致純者，宋寶慶四年舉人，遷徙廣東韶州。孫姓譜載其子孫由虔化再徙居他處者止此。而由閩再遷粵，祇伯房第四世承事一支。孫訓之墓今尚在，亦有祠，傳今祀張巡之廟，即孫訓之東平侯廟，然無確據，……餘續詳，復頌撰安！弟吳宗慈拜啓。三十年十一月四日。』

(註二一) 余至翠亨鄉調查 國父家世，陸華禧先生嘗爲余言：『殿朝公始自浦口門移居翠亨』。而葉湖中先生所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亦謂翠亨孫氏，溯至十四世祖殿朝公。

(註二二) 見葉湖中先生所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所轉引。

(註二三) 見林百克(Paul Limberger)孫逸仙傳記(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註二四) 凡此文所稱據妙西談述者，均見拙作 國父孫公中山家世試探，文載更生評論二卷二期。

(註二五) 參考林百克孫逸仙傳記。

(註二六) 國父所作太平天國戰史序文，今見民國十四年廿乃光先生編孫中山先生文集。太平天國戰史，署名漢公撰。漢公即今監察委員劉成禺先生筆名，惟此書今鮮流行。

(註二七)按今世所謂總理自傳者，卽國父所作孫文學說之第八章有志竟成一段。

(註二八)關於中國耕讀文化之意義與功能，拙作羅沈遙先生暨德配黃太夫人六十雙壽序，曾略加闡發，文見桂林版掃蕩報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所附文史地週刊。

(註二九)關於人類遷移所受自然淘汰諸作用之影響一理解，可參考美人韓廷敦教授(Prof. Ellsworth Huntington)所著種族品性(Character of Races)一書；惟余意略有所增進，見拙作民族與民族研究，文載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註三〇)余至翠亨鄉調查，中山縣農事試驗場備工石門坑甘某，偕余至石門坑遊覽，並訪問其村中長老。據云，中山縣各瀕海地區之遷民，常有以源流不同而引起之爭執，國父之祖父敬賢公及其父達成公，常爲之公平調息，不左右袒也。故最爲鄉中各派所愛悅。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一日興寧羅香林敬撰於坪石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參考書目

- 孫氏列祖生沒紀念簿鈔本（中山縣翠亨鄉 總理故居珍藏）
- 紫金忠壩孫氏族譜舊鈔本（光緒二年孫見龍等修）
- 花縣官祿埗洪氏族譜舊鈔本（嘉慶十二年洪岐等纂，光緒間增補重修。）
- 興寧官田孫氏族譜（孫漢基摘鈔）
- 道光廣東通志輿地略（阮元修，陳昌濬等纂，同治三年重刊本。）
- 同治香山縣志（陳澧等纂，同治三年重刊本。）
- 道光香山縣志（黃培芳等纂，道光七年刊本。）
- 道光永安縣志（劉彬華等纂，道光二年刊本。）
- 乾隆增城縣志（管一清等纂，乾隆十九年刊本。）
- 民國赤溪縣志（賴際熙等纂，民國九年刊本。）
- 道光贛州府志（陳觀酉等纂，道光刊本。）
- 民國花縣志（利璋等纂，民國十三年印本。）
- 鍾義士集（永安鍾丁先著，許鼎亨輯，道光二十六年刊本。）
- 欖屑（香山何大佐撰）
- 總理年譜初稿（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
- 中山先生年系（吳稚暉著）
- 總理自傳（見孫文學說第九章）

- 孫文全集首集傳記（陸友白輯，上海卿雲公司印行。）
- 孫中山先生文集（甘乃光輯，上海民智書局印行。）
- 中山全集分類索引（甘乃光編，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 總理事略（胡去非編，商務印書館印行。）
- 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史料考訂（羅家倫著，商務印書館印行。）
- 中國革命記（民國元年，上海自由社編印。）
- Sum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by Paul Linbarger（林百克著孫逸仙傳記，有上海開智書局譯本，及上海卿雲公司陸友白輯孫文全集首集傳記摘譯本。）
- Sum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by Dr. James Cantlie（康德黎著孫逸仙與新中國，有上海民智書局鄭啓中陳鶴侶譯本。）
- Character of Races, by Ellsworth Huntington（其關於中國民族遷移之部分，有上海新月書店潘光旦節譯本，署名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 廣州五縣遷海事略（中山麥應榮著，有麥氏自印本，又見廣東文物。）
- 臺灣通史（臺灣連橫著）
- 南洋華僑通史（溫雄飛著）
- 教會源流考（陶成章著，國立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印本。）
- 勝朝粵東遺民錄（陳伯陶著）
- 崇正同人系譜（賴際熙等編，香港崇正公會印行。）
- 中山名勝漫談（胡根天著，民國十九年印行。）
- 史料叢刊（羅振玉輯刊）

- 西南黨務月刊（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編印）
- 越風月刊（杭州越風社編印）
- 逸經半月刊（簡又文主編，上海逸經社印行。）
- 更生評論（廣州更生評論社編印）
- 廣州學報（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編印）
- 書林半月刊（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編印）
- 廣東文物（香港廣東文物展覽會編輯，中國文化協進會印行。）
- 文化新聞（廣東文化新聞社，民國三十年十月十一日出版。）
- 孫中山先生革命史蹟輯要（國立第一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編印）

國父家世源流考跋

以救國救世界之三民主義，再造寰宇，以致知力行唯生之學術思想，啓發多士，以大雄無畏，至誠不息之精神，感召萬彙，若國父孫中山者，蓋所謂以一身參天地之造化，以一言啓世運之新機，其生也人類之大幸，其薨也人世之大感，千秋萬祀，雖欲不爲皈依，不可得也。

香林曩歲寄居舊京，嘗數往西山，謁國父靈柩，山高地爽，默念宇宙無窮，國父如在。會政府爲奉安大典，靈柩南移，道路趨踏，萬方致敬，香林恭視其盛。後數年，香林執教於紀念國父之中山大學。又二年，講授南雍。每春秋佳日，驅車謁陵，獻鮮花，瞻遺容，訓語如新，高明光大，所感發於人心者，未可以言語形容也。香林自是卓然有恭紀國父偉蹟之志。

顧欲恭紀國父偉蹟，必先廣蒐資料，而其最難獲致者，厥爲關於國父起居言動之資料，與關於國父家世源流之記錄。蓋前者感入獨深，而記錄特少，僅昔年追隨國父，幸獲瞻對之雅者知之。士生若干年後，非分謁先進，博訪咨周，慎審追記，鮮克有濟。後者繫於生命傳襲，爲闡釋國父聰明睿知，與氣宇魄力所必參稽。而賢豪興起，每值鉅變迭更之後，耆舊凋零，文籍散亂，自非天假機緣，鮮能守其先世譜牒。香林懼資料日乏，句稽不易，乃於講授之暇，首爲關於國父起居言動之訪問注記。二十五年秋，奉命返粵，主廣州中山圖書館事，於一般圖籍，罔敢或忽，而於訪求國父生平與其他與革命建國有關之資料，更竭力焉。而其間復分謁革命先進，與粵中各地孫氏父老，冀以採訪所獲，恭擬國父傳稿。屬倭寇侵凌，肆無忌止，所懷未遂，而廣州陷沒，香林簡料館籍，舶載而桂，間關黔蜀，而所業以阻矣。

惟香林之志，則未嘗一日懈也。會中山大學，奉命遷滇，香林再返授課。越明年九月，學校再遷粵北，山村講授，如漢初經生，失其本經，口以傳習。香林懼訛僞失實，乃與所授學生，倡史蹟考訪，與資料蒐索，數

往來湘桂粵間。遠近友好，知其嗜史，多以珍闕相示，或以考訂之責委之。而國父上世家譜舊本，遂於紫金忠壩弋獲，香林大喜不置。遂參求歷年訪問所得，與其他有關資料，歸納比證。撰國父家世源流考一書，蓋即國父傳稿前紀。

以資料弋獲匪易，是以海內人士，黨國先達，皆樂予指示。而總裁蔣公，更賜頌題字，孫哲生鄒海濱吳鐵城陳立夫四先生，賜撰序文，于右任張溥泉二先生，賜予題簽，所以昭示隆重，獎掖而教督之者，爲惠甚厚。以香林之不才，誠受教而愧甚。然謹證以國人及先達助其研討，國父家世源流之厚誼，知必能於國父起居言動之資料，更有以廣其徵訪，以國父家世源流考之完成，竊不自揆；假之歲月，則國父傳稿。亦冀終能撰擬也。斯則香林於感謝黨國先達與國人之餘，所由恭示其對於國父之景行仰止者，敢不更自奮勵以報先達與國人所期望之萬一乎！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興寧羅香林跋

